

---

# 囚鳥的天空

---

當年,妳一聲不響的離開我身邊,妳走的如此雲淡風輕,可我的心也隨妳的離開,似乎也停止了跳動,如果還有見面的一天,請妳回頭跟我解釋一切好嗎?—逸然

妳現在還好嗎?他有欺負妳嗎? ...其實,我真的好想妳,妳知道嗎?—博然

# 目錄

|                   |     |
|-------------------|-----|
| 人物介紹 & 正文預告 ..... | 2   |
| 一：無盡思念 .....      | 4   |
| 二：妳在哪? .....      | 10  |
| 三：機會 .....        | 16  |
| 四：囚鳥 .....        | 22  |
| 五：好不好 .....       | 29  |
| 六：戀人的感覺 .....     | 34  |
| 七：我不行嗎? .....     | 38  |
| 八：變調 .....        | 44  |
| 九：暴風雨 .....       | 49  |
| 十：絕望 .....        | 55  |
| 十一：逞強 .....       | 62  |
| 十二：錯了嗎? .....     | 68  |
| 十三：魏槲 .....       | 74  |
| 十四：服從 .....       | 79  |
| 十五：不甘 .....       | 86  |
| 十六：淚水 .....       | 93  |
| 十七：寂寞 .....       | 100 |
| 十八：約定 .....       | 108 |
| 十九：成全 .....       | 117 |
| 二十：天空 .....       | 128 |

## 囚鳥的天空

### ● 人物：

#### 秦家(秦風建設)-

- (1) 秦逸然：28歲，秦風建設公司的接班人之一，被稱為「冷血王子」。  
◦他的冷是因為她，她的離開卻是因為他，兩人是否還有相愛的機會？  
◦他們還有機會再度相愛嗎？
- (2) 秦博然：23歲，秦風建設公司的接班人之一，被稱為「陽光王子」。  
◦跟哥哥逸然的感情甚好，明白哥哥逸然的冷是為了誰，一心希望哥哥能再度重拾笑容。
- (3) 秦風：逸然和博然的爺爺，代替死去的兒子媳婦照顧兩個孫子。

#### 徐家-

- (4) 徐于臻：27歲，「5年前的那天，我對不起你……」，魏氏集團總經理的未婚妻，曾與秦逸然交往一段時間，似乎就是逸然的那個她……
- (5) 徐于薇：22歲，政治大學法律與外交系雙學士學位的畢業生，夢想進秦風建設工作，意外得知秦逸然與姊姊的過去。原本是一個堅強勇敢的女孩，但在一次次的絕望之後，心智漸漸地潰堤……
- (6) 徐父 & 徐母：兩人都是大醫院的主治醫生。

#### 魏家(魏氏集團)-

- (7) 魏少晨：28歲，人稱「魏少」或「晨少」，看似文質彬彬的紳士，卻是毀了于臻的男人，現為魏氏集團總經理。
- (8) 江啟峰：25歲，人稱「峰二少」，討厭少晨雙面人的性格，認為女性是用來疼愛的，每當少晨要對於臻動手時，他總會護著于臻，紳士

又陽光的他，卻因為于薇的出現改變了。

- (9) 魏槲：魏氏集團創辦人，也是少晨的親爺爺，啟峰的大恩人，將少晨視為唯一接班人，明白少晨對于臻的控制，但為了少晨的心，他不願也不能管，常私下安慰于臻；另一身分則是黑幫御龍會的老大，可謂黑白兩道都認識的大人物。

● 正文：

「為什麼？妳走的如此輕鬆，可我的心呢？」-逸然

「對不起…我愛你，逸然……」-于臻

「妳對我而言，便是那天上最閃耀的星星！」-博然

「謝謝你愛我！」-于薇

「就算妳恨我一輩子，我也不想放妳走，因為妳只能屬於我。」-啟峰

「…你這個惡魔！」-于薇

## 一：無盡思念

逸然：妳到底在哪裡？為什麼要一聲不響地離開我？我做錯了什麼？我到處都找遍了，可妳…卻像人間蒸發一樣…于臻，妳現在過得好不好？于臻……

博然：哥…哥…哥！…你還好嗎？

逸然：…我怎麼了？

博然：哥…你剛剛睡著時，一直在講夢話耶！

逸然：講了誰？于臻嗎？

博然：恩…哥，都五年過去了，你還是忘不了于臻姐嗎？

逸然：忘？…你明知不可能的，我的心已給了她……

員工：叩叩叩…兩位少爺，記者會馬上就要開始了！

逸然：…走吧！

秦風：歡迎各位記者朋友蒞臨，我們秦風建設熬過了五年多前的財務危機，都要感謝魏氏集團的資金援助，我們才能一步步走到今日規模，今天…不止是要宣布秦風營造的上市，更要宣布我的孫子逸然，即將接任總經理一職，博然則成為副總經理，我相信他們將帶領秦風建設，走向那更美好的未來！

魏榭：恭喜你，秦董。

秦風：這一切都要感謝魏董的支持，這年輕人是？

少晨：秦董好，我是魏少晨！

秦風：是魏董的孫子啊！…看起來跟我孫子逸然差不多大，我叫那兩個孩子過來，讓你們認識一下！

逸然：爺爺……

秦風：逸然、博然，今天魏董帶他的孫子少晨來，你們互相認識一下也好，日後就是你們這一代的天下了。

少晨：秦總，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啊！

逸然：魏總認識我？

博然：那魏總認識我嗎？

少晨：剛剛秦董有介紹，我當然認識你們。

秦風：少晨有對象了嗎？看起來是個紳士呀！

魏樹：他有個未婚妻，已經交往差不多五年了吧！…真希望能快點結婚，好讓我放心……

逸然：五年……

少晨：魏總，怎麼了嗎？

博然：沒事！…哥可能喝多了，我帶他去休息。

少晨：爺，我們也差不多該走了，我想回家看看……

（逸然家）

博然：哥，你不要這樣嘛！我知道你想到跟于臻姐的過去，但…我希望你能振作一點，于臻姐也不會希望你這樣的。

逸然：唉……

博然：哥……

逸然：沒事啦！你早點休息……

（魏公館）

魏樹：少晨，你剛剛對秦總講那甚麼話？你認識他？

少晨：我不認識…只是對他有點好奇而已……

魏樹：好奇？…難道他是于臻的前男友？

魏樹：爺別亂猜了，我差不多該回去了，晚安。

（少晨家）

江嫂：少奶奶，您別再喝了！…少爺就快回來了，他看見又會生氣的。

啟峰：于臻姐，為了你的身體好，別喝那麼多酒。

于臻：啟峰…沒有酒的麻醉，我早就自殺了，這你也明白的不是嗎？

江嫂：…少奶奶

少晨：匡噹…那男人就那麼好，好到讓你念念不忘？

啟峰：少晨，你別這樣……

少晨：江嫂先出去吧！

江嫂：少晨少爺、啟峰少爺，晚安……

少晨：我今天見到了秦逸然，看起來他忘不了你…于臻，下午還去一趟政大，看到一個長得有點像你的女孩，她穿著學士長袍，跟朋友們在系館拍照，朋友們叫她一聲「于薇」。

于臻：你去政大做甚麼？你又跟逸然說了什麼？

少晨：我只是替身為姊姊的你，去看擔任畢業生致詞的妹妹；至於那個男的，我什麼都沒說，因為你是我的女人嘛！

啟峰：于薇看上去如何？

少晨：我都忘了你不知道于薇…她五年前長的倒還好，現在可算是政大校花之一了，算是高學歷美女……

于臻：你別打我妹妹的主意，我絕不會讓你去動她的！

少晨：放心，我呀！只要有你就夠了，我先去洗個澡，你們慢慢聊。

啟峰：我是替你問的，于臻姐也想知道你妹妹如何了吧？！

于臻：恩~她也大學畢業了，也長大了。

啟峰：你想送個禮物給她嗎？我可以幫你拿給她！

于臻：禮物嗎？那這個給她好了，我記得她很喜歡海豚。

啟峰：海豚項鍊？…我以為這是你喜歡的？

于臻：于薇說海豚是很聰明的動物，生活在偌大的海洋中，她想成為海豚，優游在大海中，不受任何人事物的拘束。

啟峰：海豚嗎？她真是個特別的女孩。

于臻：幫我給她項鍊，然後…恭喜她畢業了，還…變成了一個美女。

啟峰：恩~我倒覺得她一直都是美女，因為心美人就美，跟長相應該無關才對！

于臻：是啊！

（ 白天 咖啡廳 ）

美希：于薇！

于薇：美希姐來很久了嗎？

美希：沒有啦！我也剛到不久，妳畢業典禮致詞很精彩唷！

于薇：真的嗎？…如果姊姊也能看到，那該有多好啊？

美希：妳還是很想她嗎？

于薇：當然啊！我不懂…為什麼姊姊一聲不響地離開？

美希：我也算妳姊姊啊！我不好嗎？

于薇：不是的！…美希姊姊妳一直代替著姊姊，疼愛我照顧我陪伴我，只是她始終是家人，不論有什麼苦衷，我都會接受的。

美希：于薇，妳要相信妳姊姊，她很愛很愛妳的，她真的很無奈。

于薇：妳怎麼知道？姊姊說不定就是討厭我，所以故意躲起來。

美希：于薇，妳不明白，妳姊姊為了保護妳……

于薇：美希姐姐，妳知道姊姊在哪對吧？



美希：不能告訴妳…這是我跟妳姊姊保護妳的方式，所以…別再問了好嗎?妳只要把自己照顧好，她就有活下去的理由。

于薇：為什麼把我當孩子?為什麼明明關心我，卻又不跟我見面?…姊姊，我恨妳……

美希：于薇…這是妳姊姊給妳的畢業禮物。

于薇：恩…我先走了，美希姐姐再見。

美希：再見……

( 咖啡廳門口 )

于臻：謝謝妳，美希

啟峰：美希小姐，真的很謝謝妳，本來我想自己交給于薇小姐的，可是…被少晨聽到了一切，所以……

美希：這沒什麼啦!我本來就當于薇是我妹妹了，只是再這樣下去…于薇會恨妳的，這樣妳也無所謂嗎?

于臻：怎麼會無所謂?可是為了她的安全，我只能當壞姊姊了。

美希：那個魏少晨真的那麼可怕?他還允許我見妳，感覺不是太可怕的人!…怎麼啟峰似乎也有點怕他?

于臻：魏少晨那人是惡魔，他毀了我的人生，控制我的行動，這樣的人還不可怕嗎?…那是美希妳不瞭解他，才會認為他不是太壞的人，如果可以現在死去，我也不願再待在那男人身旁一分鐘。

啟峰：于臻姐……

于臻：…對了!逸然應該有另一半了吧?我離開他也有五年了，他也該找到一個更愛他的人，我希望……

美希：他啊！…他到現在都忘不了妳，更不用說另一半了?!

于臻：鈴鈴鈴…鈴鈴鈴…鈴鈴（手機響）

于臻：…我得走了！…美希，拜託妳再幫我守護于薇了，我只能拜託妳了!

美希：我知道了!妳也要保重，不要失去活著的動力了!

啟峰：美希小姐…感謝妳幫忙送禮物!

## 二：妳在哪？

（早上 秦風建設）

秦風：逸然、博然，今天要面試的人都到了，你們好好選人，知道嗎？…尤其是逸然，打起精神來，要替公司找到好的人才啊！

逸然：我知道了，爺爺不是有個客戶要拜訪，快去吧！

博然：是啊！爺…不用擔心面試的事，我和哥會處理好的。

秦風：好！那我先走了，這裡就交給你們處理了！

博然：咦…這女孩是？

逸然：怎麼了？

博然：哥，于臻姐有妹妹嗎？

逸然：好像有？…怎麼了？

博然：給…這女孩長得有點像于臻姐，連名字都只差一個字耶！

逸然：真的耶！…她會不會是于臻的妹妹？

博然：哥！你連是不是于臻姐的妹妹都不知道嗎？

逸然：我只聽于臻說過有妹妹而已，我也只跟于臻說過有個弟弟啊！…現在還不能確認她是于臻的妹妹，所以不要先下定論！

（徐家）

徐母：于薇，妳今天要去秦風建設面試吧！

于薇：是啊！我最想上的公司就是秦風。

徐父：恩？…為什麼？

于薇：因為它經歷了財務危機，現在卻能爬上更高一層，所以我想進去看看，看這間公司的創辦人和接班人，是如何把面臨危機的公司救回來的？

徐父：據說幕後有金主，只是不清楚到底是誰？

徐母：妳出門要小心一點，媽只要妳平安就好，知道嗎？

于薇：媽…姊姊當初離開是自願的，我才不會跟她一樣狠心呢！

徐父：于薇！…不行這麼說妳姊姊，我們只憑那畫面，不足以認定一切。

于薇：我…我就是不懂她，有甚麼無奈可以逼她離開這個家？

徐父 & 徐母：……

于薇：算了…我要出門去了，爸媽等等也要出門了吧！

徐父 & 徐母：是啊！…爸和媽祝妳面試順利，一定能順利進秦風建設的。

于薇：希望可以……

（秦風建設 會議室 中午 - 面試完後）

博然：妳好，妳就是徐于薇小姐吧？

于薇：恩…不是下周才會公布錄取名單嗎？

博然：是的，只是有一些私事想請教妳……

于薇：私事？

逸然：這張照片上的女孩，妳認識嗎？

于薇：這…你們怎麼有我姊姊的照片，旁邊是…你們…是不是知道我姊姊在哪裡？

逸然：妳真的是于臻的妹妹？…妳這麼問…妳也不知道于臻的下落嗎？

于薇：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可惜…我和爸媽都還在找她，但她就像人間蒸發一樣，連一絲的線索都沒有……

博然：…沒關係啦！哥，她是于臻姐的親妹妹，讓她進來公司吧！當作替于臻姐照顧她，好嗎？

逸然：…也好

于薇：話說…你們跟我姊姊是什麼關係？朋友嗎？還是……

博然：我哥和于臻姐是一對戀人，他們雖然只交往了半年，但交往前也是非常親密的好朋友。

于薇：原來你就是姊姊的王子喔！

逸然：王子？妳姊姊是這麼說我的？

于薇：她說你是個溫柔又充滿陽光氣息的大男孩，她還說…她想跟你走下去，她說你對她很好，她說很感謝你愛她……

逸然：…那她為甚麼要一聲不響的離開？為甚麼要把我留在這？

博然：哥……

逸然：于薇，明天就來公司報到吧！妳的履歷滿精彩的，我相信妳是個人才，所以…成為我們公司的一份子吧！

博然：是啊！于薇…妳一定要選擇我們公司，待遇和薪資好談！

于薇：謝謝你們，我覺得一切還是照程序來，這樣對其他面試者比較公平，所以我…等下個禮拜的公佈吧！

博然：…是嗎？如果妳覺得這樣比較好？那就等下周正式回覆吧？！

于薇：恩！

（晚上 逸然家）

博然：怎麼說呢？…于薇真是一個特別的女孩呢！？

逸然：果然是她的妹妹，連個性都很像，都一樣那麼堅強……

博然：哥，你已經有于臻姐了，不可以變心唷！

逸然：胡說甚麼啊！

博然：我…對她有點興趣了，有點想追求她……

逸然：是嗎？那要認真對待人家喔！

（晚上 運動公園）

于薇：呼…呼…呼

于薇：鈴鈴鈴…鈴鈴鈴…鈴鈴（手機響）

徐母：于薇啊！…爸爸和媽媽晚上有一台刀要開，妳自己去吃飯然後早點休息，家裡的門要記得鎖好喔！（手機）

于薇：恩！我正在公園慢跑，等等運動完就去吃了，你們也記得吃東西…不要一忙就不顧自己身體健康了，知道嗎？

徐母：好…妳不用擔心我們，在公園運動要小心，碰到壞人要……（手機）

于薇：要大叫…媽，我不是小孩子了，妳快去吃飯準備一下啦！

徐母：好啦！（手機）

于薇：…唔……（被撞到）

啟峰：對不起…妳沒事吧？

于薇：沒事，是我分心想事情才撞到你的，是我比較不好意思。

啟峰：不！撞到妳就是我的不對，道歉是應該的，是說…妳的腳是不是扭傷了？

于薇：…唉…痛痛…痛……（啟峰輕輕按摩于薇的腳）

啟峰：忍一下喔！

于薇：恩……

啟峰：妳一個女孩子來公園不會怕嗎？要是有心人士對妳做不禮貌的事…最好找個人陪妳一起運動，有伴總是好的。

于薇：伴？…有些事還是得靠自己，這是我從…別人身上學到的。

啟峰：好了！…有時候人還是需要伴的，因為人是群居動物……

于薇：謝謝你，我覺得好多了！你…叫什麼名字？

啟峰：對我有興趣？

于薇：不是！我只是想知道恩人的名字，你不要胡思亂想了！

啟峰：呵…我叫江啟峰，很高興認識妳-悲觀女孩！

于薇：悲觀女孩?我…我有名字的，不要亂給我取綽號好嗎?

啟峰：那妳告訴我名字，我就不亂給妳取綽號。

于薇：我叫徐于薇!

啟峰：…于薇……

于薇：恩?

啟峰：沒事…我送妳回去吧!

( 少晨家 )

啟峰：叮咚…叮咚…… (門鈴聲)

江嫂：啟峰少爺，你今天怎麼有空過來?

啟峰：呃…臨時有狀況，所以沒去酒會了!

江嫂：是嗎? …你是要找少爺嗎?

啟峰：那個…少爺在家的話，我改天再來好了!

少晨：怎麼了? …連你也怕我嗎?

啟峰：不…不是，是有些事想……

少晨：知道了…你有事就上樓找她……

啟峰：謝謝你，我講一下就要走了，不會耽誤到你們的時間。

( 少晨房間 )

啟峰：于臻姐，我有事要找妳，可以進去一下嗎?

于臻：…恩，你進來吧!

啟峰：…少晨果然又…妳沒事吧?

于臻：還活著…你有事要跟我說? (于臻背上帶有鞭傷)

啟峰：之前都沒見過她，今天我看到她了!

于臻：她？

啟峰：于薇…我晚上去公園慢跑碰到她，她一個人在公園運動。

于臻：是嗎？那孩子以前不太愛運動的，看來她真的變了。

啟峰：…我不小心…害她受傷了……

于臻：什麼？傷到哪？嚴不嚴重？

啟峰：不…傷到腳踝而已，就是一般的扭傷……

于臻：那就好……

啟峰：我覺得妳的傷比較嚴重……

于臻：我已經習慣了，有傷有痛反而證明我…還活著……

啟峰：于臻姐…別這麼悲觀啦！

于臻：啟峰…幫我守護她，我唯一的妹妹，好嗎？

啟峰：我嗎？

于臻：恩…眼下我也只能拜託你了！

江嫂：少奶奶！少爺要我上來幫妳擦藥，我煮了雞湯給妳和啟峰少爺喝，少奶奶快開門吧！

啟峰：我答應妳！所以…妳一定要撐下去，總有一天，事情一定會解決的，所有的一切都會落幕的。



### 三：機會

( 隔日傍晚 秦風建設-交誼廳 )

博然：嗨!

于薇：你好，前輩!

博然：呵…妳叫我博然哥就好，我才大妳一歲而已，叫我前輩不太合適吧?

于薇：…博然哥，為什麼要辦歡迎會?

博然：為甚麼?…我們公司每年都會辦啊!

逸然：歡迎公司新加入的同事們，也讓其他同事能一起放鬆，這樣的活動不好嗎?…于薇

博然：…雖然生活中有缺憾和後悔，還是要讓自己過得更好!…為了其他愛妳的人，妳是不能也不該消沉的!

于薇：是說我嗎?

博然：妳和我哥都是…別把自己的心都封閉了，這樣可是會悶出病的，知道嗎?

于薇：恩!…你說的好像也是，我一直放不下姊姊的事，爸媽他們很擔心我…突然覺得這樣的我，是不是很不孝?

博然：不會的，因為妳爸媽一定也是，一定也在努力接受妳姊姊的事…所以妳只要一起努力就好了!

逸然：看來我弟弟也變成熟了呢!?

博然：哥，我希望你也一起努力，不要讓我和爺爺擔心了!

逸然：好啦!…誰叫最不成熟的弟弟都這麼說了，身為哥哥的我也得加油才行。

經理：總經理，董事長有事要找你，請您先過去一趟。

逸然：好…博然跟于薇要好好相處喔!

博然：哥…一定是跟爺爺串通好，真是太可惡了!

于薇：博然哥，你身體不舒服嗎?

博然：不不不！…我們去一個地方好嗎？

（ 秦風建設-頂樓 ）

博然：這裡很棒吧！

于薇：是啊！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光景，真的好漂亮好像置身在宇宙中，給人一種遼闊無邊的自由感。

博然：妳喜歡大海吧？

于薇：你怎麼知道？

博然：大海是自由的象徵，我猜妳一定也喜歡海豚……

于薇：對啊！…你會讀心術嗎？好像都被你看透了……

博然：其實我是猜的啦！因為妳把城市光景形容成遼闊無邊的自由感，所以…我就猜妳喜歡大海，而海豚嘛…可愛又熱情的小傢伙，妳應該也很喜歡吧？！

于薇：呵…是啊！我最喜歡的動物就是海豚了，看到牠在大海中優游嬉戲，心情也會不自覺地變好耶！

博然：妳脖子上戴了一條小海豚……

于薇：這…這是姊姊送我的畢業禮物，是她朋友拿給我的。

博然：于臻姐？她朋友知道他在哪吧？…我去跟我哥說……

于薇：沒用的，美希姐也不知道姊姊住在哪裡…她說姊姊是被人監控的，她說…姊姊現在的處境不好，為了不害到我才不跟我見面的。

博然：怎麼會這樣？…于臻姐的離開果然是迫不得已的嗎？

于薇：以前我還怪她拋棄這個家，沒想到…我真是個笨蛋，姊姊為了我們而離開，我卻……

博然：這不能怪妳的，所有的事情…只有妳姊姊最清楚。

于薇：我要怎麼做，才能把姊姊就出來？

博然：現在妳只要照顧好自己就好，這樣妳姊姊就不用擔心妳了。

于薇：恩…為了不讓姊姊擔心，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博然：…于薇，我…我可以成為妳身旁的騎士嗎？

于薇：騎士？…我…我不知道？

博然：…沒關係，我可以等妳準備好，等妳準備好接受我…現在讓我保護妳吧！我不會讓任何人有機會傷害妳的。

于薇：博然哥…你說要保護我？你是認真的嗎？

博然：認真的！…在還沒成為妳的騎士前，就先當妳的守護者好嗎？

于薇：恩…好！

（晚上 逸然家）

博然：呵呵…下次要去哪？…這裡感覺不錯……（滑著手機）

逸然：嗯哼…某人今天心情很好嘛！要不要跟哥哥分享一下？

博然：嘻嘻…哥，我今天告白了！

逸然：跟于薇告白了嗎？她答應了？

博然：NO！

逸然：NO？那你心情還這麼好？…不是應該很難過嗎？

博然：恩…因為她沒有完全拒絕我，所以代表…我還有機會！

逸然：喔！那就先恭喜你了！

博然：哥……

逸然：恩？

博然：今天于薇有說到于臻姐的事，于臻姐…現在似乎不太好喔？！

逸然：于臻？她人在哪？為甚麼說不太好？…博然，你快告訴我好嗎？

博然：哥…于薇也不知道于臻姐的下落，是于臻姐託人送她畢業禮物，那人告訴她的！

逸然：那人是誰？為甚麼不肯講于臻現在住哪？

博然：于薇說是美希姐？…哥，你認識她嗎？

逸然：美希？…這人的名字好熟悉……

博然：哥有印象嗎？…那人或許是我們找到于臻姐的關鍵呢？！

逸然：她…好像是于臻大學時最好的朋友？

博然：好姊妹嗎？…可是于薇是親妹妹…為甚麼選擇告訴好姊妹，卻瞞著親妹妹一切？

逸然：…我明天請人去查一下，看美希在哪裡工作？…我一定要問出于臻的下落，不能讓她一人置身於危險之中。

博然：嗯……

( 白天 運動公園 )

于薇：爸媽，我等等就要去報到了。

徐父：妳記得要去買個早點吃啊！早餐不吃是很不好的。(手機)

于薇：我知道啦！…你們今天門診時間晚，要不要再去睡一下？不然昨晚那台刀開到那麼晚，你們這樣不累嗎？

徐父：放心！我們都習慣了，妳不需要太擔心！…我和妳媽還要去開會，妳要記得去買個東西吃再去公司。(手機)

于薇：好…爸媽再見！…唉！還是把我當個小孩子？

啟峰：那個……

于薇：…你…你不是那個？

啟峰：嗯？

于薇：江啟峰？你怎麼會在這？

啟峰：運動啊！…那妳呢？

于薇：我有時會晨跑，不過今天是用走的，畢竟腳還沒有完全好！…是說，我以為你運動晚上的，沒想到白天也……

啟峰：白天的話，我偶爾為之而已，一周大概一到兩次吧！

于薇：真特別耶你！

啟峰：特別？我？

于薇：嗯…雖然現在愛運動的人不少，但我是滿少遇到的啦！

啟峰：呵…是嗎？

于薇：叮鈴鈴…叮鈴…叮鈴……(手機響起)

于薇：喂！您好？

博然：于薇嗎？…我是博然啦！本來要來妳家載妳的，沒想到妳已經出門了，想問妳人在哪裡？(手機)

于薇：載我？我可以自己去公司啦！

博然：不行！…我…我說過要守護妳的，所以……(手機)

于薇：…好吧！我人在北門運動公園，我去大門那邊等你可以嗎？

博然：OK！(手機)

于薇：…真是…瞎操心嘛！(手機剛掛)

啟峰：妳朋友要來接妳嗎？…本以為我有機會了，看來只能等下一次囉！

于薇：機會？

啟峰：我本來也想載妳一程的……

于薇：你不會也想當我的守護者吧？

啟峰：…可以嗎？

于薇：…可以啊！反正我也不討厭你，所以…這給你吧！

啟峰：這？…妳的手機和 Line？真的可以嗎？

于薇：除非你不想要？

啟峰：要！…謝謝妳給我一次機會。

于薇：機會均等…是說，我該去門口等人了，之後再聊吧！

啟峰內心想著：嗯…有人也想追求妳嗎？那妳最後會選擇我嗎？

## 四：囚鳥

( 白天 秦風建設-會議室 )

逸然：好!那各部門請再針對明年度計畫，準備一份較詳細的書面資料，等下週再統一報告!

博然：哥，等等一起去吃午餐，我知道有間……

逸然：笨蛋…你不趁這時約于薇?虧你還想追她……

博然：對耶!我應該約她去吃午餐的，但…哥一個人?

逸然：我一個大人了，還怕我餓死了不成?

博然：好啦!那我去約于薇了喔?

逸然：去啦!

( 少晨家 )

少晨：江嫂，于臻呢?

江嫂：少奶奶正在換衣服，請少爺稍等一下!

少晨：嗯…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少爺!

少晨：怎麼樣?…秦博然也對那孩子有意思?…呵呵呵，這太有趣了!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少爺，我們一定要幫啟峰少爺，絕不能讓……

少晨：不!…這件事讓啟峰去處理，自己的女人自己搶!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可是…啟峰少爺的個性…會退讓吧?

少晨：退讓?…你太不瞭解他了，他對任何事都不太有興趣，但…只要引起他的興趣，他會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搶過來的!

于臻：匡噹~(杯子掉落聲)

少晨：不說了，你在那邊注意一點，不要被發現了。

于臻：啟峰他……

少晨：嗯？…妳聽到了？

于臻：不可能……

少晨：哈哈~把自己的妹妹託付給他，所以開始害怕了嗎？

于臻：你騙人！他一定不是那種人，我相信他！

少晨：相信？…于臻寶貝，妳根本不知道啟峰的一切，是說…都來不及囉！…于薇已經引起啟峰的興趣了，或許很快就會來陪妳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于臻：你…你這個惡魔，那時我和啟峰說的話…你是不是都聽到了？

少晨：是！…但重點是，于薇能不能引起啟峰的興趣？

于臻：你從頭到尾都在看好戲吧？

少晨：注意妳的口氣！（少晨抓住于臻的右手腕）

于臻：放手……

少晨：于薇來陪妳也不錯，至少妳臉上的表情會好看點。（少晨微笑著）

于臻：你敢動她，我就乾脆自殺！

少晨：自殺？…妳自殺的話，我就抓她來玩！

于臻：你！

少晨：走吧！我們今天聊夠久了，該去吃午餐了。（少晨抓著于臻的手往外走）

（ 中午 某間義式餐廳 ）

博然：于薇，謝謝妳！

于薇：謝甚麼？

博然：謝謝妳願意跟我一起吃飯，謝謝妳不嫌棄我！



于薇：我本來就要吃午餐了，而且…一起吃也好啊!

博然：這間餐廳的東西都不錯吃，妳看看妳想吃什麼?

店員：歡迎光臨~兩位這邊請!

少晨：呵~妳看那邊…地球真小啊!

于臻：于薇……

少晨：我沒騙妳吧!她變了不少，變成了一個美女呢!?

于臻：你是故意來這邊吃飯的，故意讓我見到她的!

少晨：如果妳想跟妹妹敘舊，我是不會攔妳的!

于臻：我不會中你的計!

少晨：呵~

于薇：我先去一趟廁所，博然哥先吃吧!

博然：好…要小心點知道嗎?

于薇：知道啦!

( 廁所門口 )

少晨：嗨!

于薇：你是?

少晨：我? …不是什麼特別的人，只是從隔壁出來聽到妳咳嗽的聲音，想說妳不知道有沒有事?

于薇：…謝謝你的關心，不過我沒事……

博然：于薇，妳沒事吧?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少晨：你們跟我來一下，我拿個名片給你們。

于薇：名片?

少晨：寶貝，我回來了!

于臻：嗯……(看著窗外)

博然：魏總跟未婚妻出來吃飯嗎?

少晨：是啊! …這名片給你們，去做個檢查也好!

于薇：我沒事，不需要做檢查。

于臻：…于薇的聲音?(心想)

博然：妳…是不是心臟?

于薇：不可能!小時候那場手術很成功的，我的心臟現在很好的!

少晨：好不好? …去做個檢查就知道了啊!

于臻：心臟怎麼了?妳是不是沒有照顧好自己?為什麼不舒服?(忍不住插話)

于薇：…姊姊? …妳…妳是魏總的未婚妻?

博然：于臻姐?

少晨：唉唷…你們認識我的未婚妻嗎?(假裝驚訝貌)

博然：認識……

于薇：不認識…博然哥，我們該走了，午休時間快過了。

少晨：再見囉!

于臻：……

少晨：看來妳妹妹的身體出問題了，妳身為姊姊應該關心一下。

于臻：…你閉嘴，你是要我怎麼關心?

( 秦風建設-交誼廳 )

博然：于薇……

于薇：嗯?

博然：妳還好嗎？

于薇：…還好

博然：于臻姐的事情，我晚點會告訴我哥的。

于薇：不行！

博然：為甚麼？…我哥他一直……

于薇：我姊應該不是心甘情願留在他身邊的，你沒看到她身上的傷嗎？…身上那一條條的傷痕，她到底被那男人怎麼糟蹋的？

博然：那我更該知道啊！可以一起想……

于薇：怎麼想？…就我所知，公司之所以能渡過財務危機，是魏氏集團的幫助與金援，而且…魏氏集團的規模比秦風建設大太多了，現在的秦風建設根本不是它的對手，讓逸然哥知道姊姊的事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救姊姊。

博然：好…那我先不跟我哥講，可是我希望妳去做個檢查！

于薇：不必了，因為我前陣子有去做了，我的心臟…快撐不住了……

博然：甚麼？那要動手術才行吧？妳放心，我爺爺有認識的醫生！

于薇：醫生？…我爸媽都是心臟科名醫，應該不需要再找了。

博然：于薇…對不起，我竟然都不知道妳的身體狀況，我…真是一個不合格的守護者。

于薇：…這不是你的錯，我的身體我自己知道，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自責，而且我也沒有那麼軟弱。

博然：我希望妳答應我一件事！

于薇：什麼事？

博然：在妳決定開刀前，可以讓我陪在妳身邊嗎？

于薇：這……

博然：拜託妳！好嗎？

于薇：好吧!不過我不是不願意開刀，而是醫生希望我把身體狀態調好，動手術的風險也能降低不少。

博然：是喔!…那我要去查一查了!

于薇：查甚麼?

博然：查甚麼東西對你的身體好啊!

于薇：你…你真的喜歡我嗎?

博然：當然!

(晚上 少晨家)

少晨：都這麼多年了，妳難道學不乖嗎?妳是不可能逃的出去的，有時服從是唯一的路，我可不想每天都對妳進行懲罰。(抓住于臻的右手)

于臻：放開我!我不可能讓于薇一個人面對生病的事的，所以……

少晨：小傻瓜~妳妹妹有妳爸媽和那個男人，她不是一個人嘛!…反而是妳，妳才是孤單一個人吧?!

于臻：…是你把我軟禁在你身邊的吧!少用那種可憐我的眼神看著我，這只會讓我覺得很可笑!

少晨：…是嗎?(少晨強吻于臻多次)

于臻：不…不要…你放開……(于臻掙扎著)

少晨：呵呵~妳只能是我的女人，妳…今天給我戴著腳鍊!(少晨怒喊)

于臻：滾!

少晨：喂，啟峰啊!我有件事要提醒你……

啟峰：甚麼事?(手機)

少晨：你的白雪公主生病了喔!…白雪公主身旁的王子卻不是你，身為你的好兄弟，我覺得有必要告訴你。

啟峰：…我知道她身邊有別人，她還沒答應跟那男人在一起……(手機)

少晨：啟峰，有些事得靠自己去爭取，就像我一樣知道嗎？

啟峰：嗯……(手機)

少晨：你早點休息吧！…明天公司見！

## 五：好不好

( 白天 秦風建設-頂樓 )

逸然：于薇，這是雞精禮盒，我聽博然說了，你的身體現在如何了?如果有不舒服的話，我希望妳能跟我和博然說。

于薇：謝謝你，博然哥! …不好意思，讓你們擔心了。

逸然：哪兒的話?于臻就算不在我身邊，我還是應該照顧妳，因為妳是她最在乎的妹妹。

于薇：逸然哥，你…還很愛我姊姊嗎?

逸然：…愛

于薇：姊姊有你愛著她，真的很幸福呢!?

逸然：妳也有個人在愛著妳呀!

于薇：誰?

逸然：我家那個笨弟弟…他對妳可是非常認真的，我真心的希望你們能一起走下去。

于薇：呵~博然哥真的對我很好，我之後會回覆自己的心意的。

逸然：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博然：哥，你到底要跟于薇聊多久?(手機)

逸然：怎麼?你不會是吃醋了吧?

博然：誰跟你吃醋? …我是怕上頭風大，你忘了于薇身體不好嗎?(手機)

逸然：也對!我們馬上就下去，你別擔心。

博然：嗯…快喔!(手機)

于薇：是博然哥?

逸然：是啊!那小子真會瞎操心，是說…我們也該下去了，風確實不小，要是著涼的話，那小子一定會砍了我的!

于薇：呵呵~嗯!

( 晚上 徐家 )

于薇：美希姊，妳終於來了呀!還想說妳是不是不來了呢?

美希：怎麼會不來呢?我可是答應妳要過來晚餐的呢!

于薇：因為…晚了一個多小時，好怕……

美希：來!(美希拉住于薇的手)

于薇：嗯? …美希姐姐，妳怎麼突然……

美希：小傻瓜，生病了為什麼不說?

于薇：妳…為什麼知道我生病的事?

美希：是于臻打電話告訴我的，她希望我好好照顧妳。

于薇：她是笨蛋嗎?

美希：于薇，不可以這樣說妳姊姊!

于薇：為什麼不?她都不顧自己的處境了，難道她不是笨蛋嗎?

美希：于薇…妳知道妳姊姊的處境了嗎?

于薇：是…所以…為什麼還要花心思擔心我?(啜泣著)

美希：于薇…沒事了，妳現在只要照顧好自己就好，明白嗎?

于薇：…明白

( 美希回去後 )

于薇：叮鈴鈴~叮鈴~喂! …真難得，啟峰哥竟然會打給我。

啟峰：我…我不能打給妳嗎?(手機)

于薇：不是啦!只是你有幾天都沒消息了，想說妳是不是在忙?

啟峰：沒有，我只是去處理一些事，也不是真得很忙的。(手機)

于薇：那樣就是在忙啊! …啟峰哥，你在忙怎麼還打給我?

啟峰：于薇，明天早上我可以去接妳嗎?我剛好也要去妳公司一趟，所以…我可以去載妳!(手機)

于薇：…好吧!那明天給你一個機會。

啟峰：謝謝妳，那妳早點休息，我們明天早上見!(手機掛斷)

( 晚上 啟峰家 )

少晨：怎麼了?你看起來心情不錯，于薇答應你了嗎?

啟峰：是啊! …可是她有遲疑了一下，是因為那個秦博然嗎?

少晨：一定是那傢伙，因為他現在可都會載于薇上下班呢!

啟峰：…她是不是已經愛上那個人了?還是我做的太少?還是我讓她反感?

少晨：啟峰，你一定要把握住，一定要得到那女孩，這樣…才不虧是我的兄弟，所以…即使是不擇手段，你也要把她拉來你身邊。

啟峰：我…我不會做出任何傷害她的事，所以我不會做跟你一樣的事的。

少晨：難道你要看她被別的男人佔有，然後還擺出一副祝福的臉，裝成希望她幸福的聖人嗎?

啟峰：我……

少晨：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你已經什麼都沒有了，連那女孩也要讓給別人嗎?

啟峰：…什麼都沒有了，至少她是我的!

( 白天 啟峰的車上 )

啟峰：謝謝妳，願意讓我載。

于薇：為什麼要說謝謝?

啟峰：因為…妳願意讓我送妳，我…真的很高興。

于薇：呵~也是呢!?!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



啟峰：機會？

于薇：是啊！有個人對我很好。我好像也有點…唉~我怎麼在你面前講這些？都忘了你也是競爭者……

啟峰：別在意，我…會祝福妳的。

于薇：我還在思考喔！啟峰哥還沒出局，不要隨便放棄喔！…我希望自己能好好想清楚，然後做出不後悔的決定。

啟峰：嗯！那我會耐心等待的！

于薇：嗯……

（ 白天 秦風建設 ）

博然：于薇，妳終於到了，這是早餐…給妳！

于薇：博然哥還特地到門口等嗎？

博然：因為我要把早餐親手交給妳，是江副總送你來的嗎？…原來我的競爭對手是你，看來我得再加把勁點才行呢！？

啟峰：競爭對手？

博然：是啊！于薇說有個人也在追求她，我一直不知道是誰呢？沒想到就是江副總啊！

于薇：副總？

博然：他是魏氏集團的副總經理-江啟峰，是一個蠻紳士的人，難道于薇不知道他是魏氏……

于薇：…不知道

啟峰：于薇…我可以解釋

于薇：不用了！…我先進公司了，今天謝謝你，但…不會有下次了，因為姊姊的事，我不會原諒你的！

博然：于薇，于臻姐的事跟江副總沒有……

啟峰：對不起，我做不出反抗少晨的事來，所以…于臻姐……

于薇：夠了！博然哥，我們快要遲到了！

博然：…江副總，你先回去吧！

啟峰：給我一個機會，好不好？…拜託妳，別討厭我，好不好？(口中念著)

## 六：戀人的感覺

( 白天中午 秦風建設附近某餐廳 )

逸然：怎麼了，于薇？是不是我家笨弟弟欺負妳？

博然：哥…我沒有啦！

于薇：…博然哥沒有欺負我，我只是…覺得很累……

逸然：是身體不舒服嗎？

博然：不…她指的是心！

逸然：心？…是發生了甚麼事？

于薇：…逸然哥，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博然：哥，有些事暫時不要知道比較好！

逸然：……(一臉茫然)

( 晚上 徐家 )

于薇：來！這是原汁現打的果汁，喝這個對身體比較好！

徐父：謝謝你送于薇回來，那孩子說這陣子都你接送他，我們真的很感謝你！

徐母：是啊！…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博然：我叫秦博然，伯父伯母好！

徐母：…你跟于薇她姊姊男友的名字…只差一個字！

于薇：他就是逸然哥的弟弟，我也認識逸然哥了，他…還愛著姊姊，一直忘不了姊姊……

徐父 & 徐母：…是嗎？

博然：我哥說…他會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于臻姐回來的那天！

徐母：這…這怎麼可以？我和孩子的爸都不知道她何時才會…回來了，你哥哥是不是該放棄？

博然：不!我哥是對的，要是我…也不會放棄的。

徐母：我們的兩個女兒能認識你們兩兄弟，這是何來的大福氣呀!

于薇：…媽…我們只是好朋友啦!(臉紅貌)

徐父：看你臉紅的…呵呵呵~

博然：于薇，我對妳可是非常的認真喔!…我一定會對妳很好的，所以…給我一個機會好嗎?

于薇：我……

徐母：于薇，媽看的出來妳也喜歡他，不要因為妳姊姊的事，就把自己的心封閉起來，我和妳爸爸都不希望這樣的。

于薇：…我會好好想想的!

( 白天 徐家 )

徐母：于薇，妳也差不多該給博然一個答案了吧?!

徐父：是啊!…如果你們對彼此都有心，那在一起又何妨呢?

徐母：妳不要因為怕失去，就逃避給答案的機會了。

于薇：媽、爸，讓我再思考一下好嗎?…我先出門了，你們慢慢吃!

( 白天 博然車上 )

博然：于薇…我的告白是不是造成妳的困擾了?如果是的話，那我去跟妳父母說一聲，但…我希望我們仍是朋友。

于薇：…博然哥

博然：恩?

于薇：你真的不會…拋下我嗎?我只是很怕……

博然：…于薇(握住于薇的手)

于薇：你知道嗎?能被你喜歡有多好，因為你是那麼的好。

博然：妳知道嗎?我很感謝老天讓我單身至今日，我才能遇到如此完美的妳……

于薇：博然哥…我們試試看吧!

( 白天 秦風建設 )

同事A：你們聽說了嗎?副總的女友是那個高學歷正妹徐于薇，光想他們再一起的畫面，一定是超級登對的!

同事B：那女孩一點架子都沒有，而且學東西也很快，沒想到竟是……

同事C：白癡!你覺得人家會喜歡你嗎?

同事A：她太完美了! …可不能配我們這種普通人!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魏少，他們在一起了，現在該怎麼辦?(手機)

( 白天 魏氏集團 )

少晨：不用緊張…我們只是旁觀者，只需要看接下來的好戲，明白嗎? …你在秦風要謹慎一點，別露出馬腳了。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放心，我都有在注意，可我臥底這麼久了，什麼時候才能收網回魏氏呢?(手機)

少晨：心急什麼?在臥底期間，你也得到許多好處不是嗎?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是啊!這都是多虧魏少的照顧，小的可說是不勝感激啊!(手機)

少晨：所以…我希望你別一直催，計畫是需要從長計議的!

手下-秦風建設臥底：…是(手機)

少晨：啟峰，我的好兄弟啊! …可千萬別讓我失望了，讓我們讓婊子吃點苦頭，控制一個人是很好玩的。(心想)

( 晚上 某餐廳 )

博然：于薇，妳今天上班辛苦了，這間餐廳價格實惠，東西又都超好吃的，CP值非常高喔!

于薇：看菜單，感覺是還不錯，不知道吃起來如何？

博然：我看看…妳點紅酒佐鴨胸義大利麵，這道包妳終生難忘。

于薇：那我一定要試試！

啟峰：我…不行嗎？為什麼對那男的笑？…我不准，妳只能是我的，不准妳對別的男人好……(暗處偷看)

于薇：咦？

博然：怎麼了？

于薇：…一直覺得有人盯著我，有點不舒服，是我…太敏感了嗎？

博然：不要胡思亂想，妳是如此完美，有人望著妳，我覺得挺光榮的喔！

于薇：呵~你就愛開我玩笑！

博然：我不是在開玩笑，妳是最完美的女神，我會努力成為配得上妳的平凡人，因為…我真的愛上你了！

于薇：我只是個普通的女孩，沒有你說的那麼好。

博然：或許對別人而言，妳只是一個普通女孩；對我而言，妳是天上那顆最閃耀的星星，是我最崇拜的女神。

于薇：謝謝你…那誇張的讚美詞……

## 七：我不行嗎？

( 白天 - 假日 少晨家 )

少晨：啟峰…啟峰…啟峰啊!

啟峰：什麼？

少晨：發什麼呆？…看你那憔悴的死臉，又跟那女孩有關？

啟峰：我沒事……

少晨：少騙了，所謂的沒事是要放棄嗎？放棄那女孩？

啟峰：…我…我會放棄的，一定會放棄的!

少晨：不!我很了解你，你根本不打算放棄!你怕被于臻知道嗎?知道你接下來要做的事……

于臻：你打算做什麼？…啟峰，別傷害我唯一的妹妹好嗎？

啟峰：我只是想跟她談一談，只是希望她給我一個機會。

于臻：那如果她不願意呢?你不會傷害她吧?

啟峰：我……

少晨：妳別再逼他了，因為他不會接受拒絕的。

于臻：啟峰…你答應過我的，你說你會保護她的。

啟峰：那她應該站在我身邊的，而不是秦博然的身邊!(怒吼)

于臻：啟峰，我妹妹她有選擇權，若你真的愛她，不是應該尊重她的選擇嗎？…  
拜託你，別做出會讓你自已後悔的事。

啟峰：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辦法保證，因為…我好喜歡她，不知道要怎麼放棄她？

少晨：不知道怎麼放棄的話，就不要放棄！

于臻：不行，你不可以傷害她！

少晨：于臻，我們出去玩吧！讓啟峰好好想想下一步，別打擾人家了。

于臻：不不不…我不要去！

啟峰：我該放棄嗎？…不，是她應該來到我身邊才對！（心想）

（ 白天-假日 醫院門診大樓 ）

于薇：爸媽，你們不用擔心啦！又不是馬上就要動手術？

徐父：可是…下次回診就要評估了，我和妳媽當然會緊張啊！

徐母：早知道還是我們來動刀就好，就不用拜託學弟了。

徐父：當初找學弟幫忙，是因為怕我們緊張，而且…學弟是能信任的人，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于薇：我也相信江醫師，所以…你們都不用太擔心我，我一定會成為健康寶寶的。

博然：蹺蹺~伯父伯母好！

徐父：博然，你今天早上不是要跟客戶見面嗎？

博然：已經處理好了，客戶中午另有飯局，所以我想說來找于臻你們一起吃午餐，伯父伯母一起來吧！

徐母：年輕真好…那老公，我們就別當電燈泡了，我們兩老吃自己囉！

博然：呃~其實伯父伯母可以一起，我想想……



徐母：好啦!你們自己去吃就好，我們晚點還有門診要看，我們在醫院附近吃就好，你們看你們想吃什麼，吃飽一點啊!

徐父：那我們于薇就拜託你照顧了喔!

于薇：爸媽，你們快去吃飯拉!

( 中午 日本料理 )

博然：怎麼?這裡的料理不合妳口味嗎?

于薇：不會啊!…其實是不太愛吃生食啦!

博然：…我真是笨蛋，怎麼會帶妳來吃日本料理?

于薇：不要這樣說啦!除了生魚片以外，其他的我都有吃啊!

博然：有吃就好…妳告訴我喜歡吃什麼?下次我再帶妳去吃!

于薇：我喜歡吃簡餐類的，因為我滿愛鬆餅的。

博然：鬆餅…我想想，有哪家是很好吃的?

于薇：叮鈴鈴~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于薇：喂?

啟峰：……(手機)

于薇：喂?有人嗎?

啟峰：是我，于薇……(手機)

于薇：…啟峰哥?你有什麼事?

啟峰：于薇，妳等等有事嗎?可以到之前那公園見個面嗎?(手機)

于薇：我…我不確定……

啟峰：拜託妳好嗎?(手機)

于薇：好吧!幾點?

啟峰：下午三點可以嗎?

于薇：可以，我會準時到的。

博然：于薇，是誰打來的?…妳看起來心情不太好，跟打來的人有關吧?!

于薇：沒有什麼啦!你別胡思亂想……

博然：…是嗎?那我們等一下去哪逛逛，假日應該出去走走才對!于薇有想去哪裡嗎?

于薇：博然哥，我們下次再去走走吧!我等等跟人有約了，抱歉……

博然：沒關係，我等等載妳過去!

于薇：你等等先載我回家，我想要回去放個東西再去。

博然：那赴約的地方會很遠嗎?

于薇：不會，在我家附近而已。

博然：那就好…那我們走吧!

( 下午 運動公園 )

啟峰：于薇，妳來了。

于薇：啟峰哥，你有事找我?

啟峰：為什麼妳不肯給我機會?難道就這麼恨我，恨到去跟秦博然在一起。

于薇：…我選擇他不是因為你，是因為我和他彼此喜歡，我希望你別誤會了。

啟峰：誤會？…既然不是因為恨我，又為什麼這麼快就選了他，那我又算什麼？

于薇：啟峰哥，我知道你對我的心意，但我愛的人不是你。

啟峰：為什麼他可以？他到底憑什麼？…秦風是魏氏金援的，不然秦風早就倒了，他擁有的一切我都有，連他沒有的我也有，妳不應該選擇他的！

于薇：或許他的條件比不上你，但…我不在乎那些。

啟峰：于薇……

于薇：啟峰哥，你需要冷靜一下，我先回去了。

啟峰：…我送你

于薇：不必了，我家在這附近而已。

啟峰：失去一切的是我嗎？(內心想著)

( 晚上 啟峰家 )

啟峰：可惡！為什麼不能是我？

劉嫂：啟峰少爺，你別喝太多酒啊！

啟峰：…讓我喝，我要用酒來麻痺自己，這樣……

劉嫂：這……

少晨：叮鈴~(門鈴聲)

劉嫂：少晨少爺，您快勸勸啟峰少爺吧！

少晨：行了，就交給我吧！

啟峰：少晨你來啦!我幫你倒酒……

少晨：還喝啊!用酒麻痺有用嗎?

啟峰：不對…我要得到…得到于薇才對……

少晨：啟峰啊!人善被人欺，只有武裝自己才能得到，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你…一定要記得這句話。

啟峰：…當好人，她選的卻是別人。

少晨：人生嘛!…還是得靠自己的，不然什麼都抓不住的。

啟峰：我會好好計劃一下的，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 八：變調

( 早上 秦風建設 )

同事 A：于薇，副總對妳應該很好吧？

于薇：他對大家都很好啊！

同事 A：…不是說大家啦！是說他是妳男友這件事，副總感覺是個暖男，應該把妳當公主侍候吧？

于薇：妳說的太誇張了，他對我是很好，但…當公主侍候也太誇張了吧！

同事 B：一點也不誇張，那可是所有女孩們的願望呀！

于薇：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博然：于薇，中午一樣一起去吃吧！

于薇：好啊！…可是你下次用 Line 的，不然…我每次都忘了調震動，這樣很丟臉耶！

博然：怎麼會？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情侶，不是嗎？

于薇：…那中午門口見

( 中午 秦風建設門口 )

同事 D：于薇，妳在等副總嗎？

于薇：是啊！你們要去吃飯嗎？

U4 同事 D：對呀！…副總好像在跟國外客戶通電話，妳要不要去他的辦公室等？

于薇：不用啦！他講完電話就下來了，我在這裡等他一下就好。

同事 C：好吧…那我們先去吃午餐了。

于薇：掰~

啟峰：不要動！

于薇：你…你是啟峰哥？你想幹嘛？

啟峰：跟我走，不要問也不准求救!

于薇：…好

過了幾分鐘後，博然出現了……

博然：咦? …于薇去哪裡了，她應該先到門口等我了啊?! …打個電話給她，心裡一直悶悶的，希望不要出什麼事才好!

于薇：叮鈴鈴~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博然：怎麼會沒接?

(晚上 博然家)

博然：哥!

逸然：怎麼慌慌張張的?發生什麼事了?

博然：哥，于薇不見了，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逸然：不見? …她有傳簡訊給我，說她身體不適下午請假呀!

博然：請假?她沒跟我說這事呀!

逸然：…你有去她家找過嗎?說不定…她在家休息?

博然：伯父伯母說她沒回家過，他們家裡有裝監視器。

逸然：這就怪了，好好的人怎麼會失蹤呢?

博然：…不會是魏少晨吧?他抓于臻姐是……

逸然：等等…魏少晨抓于臻?

博然：哥，其實……

逸然：你把話說清楚啊!

博然：之前我跟于薇發現的，這一切都是魏少晨搞的鬼，五年多前的財務危機是他私下幹的，然後再出面說要救秦風建設，其實…都是為了要得到于珍姐。

逸然：我…我現在就去救于臻，順便逼他交出于薇來!

博然：哥！你冷靜一點，魏氏是我們公司的大股東，你現在衝去就玩了，你擔心我又何嘗不是？…但我們得冷靜下來！

逸然：可惡！魏少晨……

博然：不只魏少晨有嫌疑，連江啟峰也很有問題，而且……

逸然：而且？怎麼了？

博然：江啟峰一直都知道于臻姐在他手裡，但他卻隱瞞于薇，而且…他還愛上了于薇，之前我就覺得…他不會放棄于薇，所以…于薇失蹤的事，未必跟魏少晨有關。

逸然：那現在要怎麼辦？…我不想只是坐在這裡乾等。

博然：等人回來……

逸然：誰？

博然：魏槲，由魏氏大家長出面，應該會比我們出面談判更好吧！

逸然：可是她們不知道好不好？萬一那兩個人渣傷害她們……

博然：沒辦法，我們只能等魏槲回國了，我相信他們不會傷害她們的，既然愛到要囚禁她們，就沒理由傷害她們。

逸然：…好吧！

（早上 啟峰家）

于薇：唔~這裡是哪裡？我的右腳怎麼沒有感覺？

啟峰：妳醒了嗎？我去煮東西給妳吃，妳要在床上乖乖等我，知道嗎？

于薇：你…你把我的右腳踝怎麼了？為什麼我沒有感覺？

啟峰：妳不用怕，傷妳的腳筋是無法之法，醫生說還會長回來的。（微笑）

于薇：你瘋了嗎？…我要回家，你放過我好嗎？…啟峰哥，我根本不愛你，你又何苦這樣呢？

啟峰：我不在乎，只要妳在我身邊就足夠了，在妳的腳好以前，我會讓妳明白，我比秦博然好上一萬倍。

于薇：不可能!你永遠比不上他，你這個惡魔!

啟峰：叮鈴鈴~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啟峰：少晨，我把她帶回來了，可是…我覺得關在家裡，不太安全?

少晨：…那要跟我的關在一起嗎?我打算買間房子藏呢?(手機)

啟峰：這樣太麻煩你了……

少晨：不會，反正你目前也沒別的計畫吧!(手機)

啟峰：那你打算買在哪?都市?郊區?

少晨：都市，房子我都物色好了，過幾天我們去看一下吧!(手機)

啟峰：都市?…不會被人發現嗎?

少晨：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而且我們要看人比較方便嘛!(手機)

啟峰：恩!那我們過幾天再去看看，我先去用東西給她吃。

( 某處高級豪宅 )

房仲：魏少爺，這裡的格局和設計都照你所指示的，請問為何要再多隔一個房間?這房子不是你和夫人要住的嗎?

少晨：我兄弟和他的女友也要住進來，雖說是住…我和我兄弟平時也不會在這，算是買給妻子的窩吧!

房仲：魏少爺可真疼老婆，看得我都羨慕了。

于臻：窩?…你怎麼不說新監獄?

少晨：于臻，這間房可是我送妳的禮物啊!

手下：夫人，這是少爺精心設計的，還望夫人會喜歡。



少晨：…很快于薇就會來陪妳了，這禮物是我送給妳們姊妹的喔！…只是我不知道她喜歡什麼風格呢？(耳邊悄聲)

于臻：你為什麼要動她？

少晨：跟我無關，是啟峰做的喔！…對了，啟峰說斷了她右腳腳筋，說是這樣才不會亂跑呢！

于臻：…甚麼？于薇的腳…你為什麼不制止他？還是是你叫他……

少晨：我沒有，我也不知道啟峰會做這麼絕？

于臻：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于薇一定很害怕……

少晨：我讓她跟妳一起住在這，不好嗎？

于臻：不好，因為你也不是什麼好人！

少晨：至少我做不出讓妳身體殘缺的事情，但是啟峰做得到。

于臻：…你

少晨：跟我們在一起的話，或許能阻止啟峰做更可怕的事。

于臻：真的能阻止他嗎？我覺得好不安……

少晨：至少妳能陪在她身邊，會讓她安心一點的。

于臻：于薇，姊姊一定會保護妳的。(內心想著)

## 九：暴風雨

( 平日 白天 博然家 )

博然：到現在都沒消息嗎?你們到底在搞甚麼，都已經一周了耶!

門鈴聲：叮鈴~叮鈴~

博然：我告訴你，明天再甚麼都查不到的話，你們就準備倒大楣了!

逸然：怎麼了?還是沒有任何消息嗎?

博然：唉~是啊!

逸然：會不會跟背景有關?

博然：背景?是指魏氏由黑道轉型企業，所以沒人敢查嗎?

逸然：有這可能，畢竟是跟魏氏集團有關的事，應該也沒人敢插手吧?

博然：那怎麼辦?要是于薇跟于臻姐發生……

逸然：不會的!我們要相信她們，她們一定不會有事的!

博然：可是……

逸然：之前你不是要我冷靜嗎?現在換我跟你講了!

( 白天 啟峰家 )

于薇：趁他不在家，我一定要靠自己逃出去，博然哥一定很擔心我，姊姊一定也很擔心我…匡噹~終於弄開了，只要能到門外，就可以跟別人求救了，我一定要…啊…右腳一點力氣都沒有，怎麼辦啊?…不行，不可以在這坐以待斃，用爬的也要逃出去才行!(內心想著)

( 白天 某公園內 )

手下：啟峰少爺，你要我找一個護理人員是?

啟峰：你沒必要知道，只要找能信任的人給我就好，順便幫我找五個能信任的手下，我需要監視者!

手下：…明白了，小的馬上去辦!

啟峰：再幫我準備一些道具，我要用來遛狗的。

手下：狗? …恩!

( 中午 魏氏集團 )

少晨：你上午去哪了?

啟峰：沒，去見個人要個東西，之後搬家要帶的!

少晨：需要什麼東西?我請手下幫你準備就好，還需要你跑一趟嗎?

啟峰：再怎麼說，我們調教的習慣不同，所以我自己準備就好。

少晨：調教? …啟峰，她右腳暫時不能走了，還是用個鎖鏈就好，可別太誇張啊!

啟峰：如果有用就好了……

少晨：怎麼?于薇反抗你嗎?

啟峰：幾乎每天上演「逃跑反抗記」。

少晨：…鞭幾下就乖了，你也有耐心點嘛! …新養的寵物難免不乖，控制得住就好，也別太強求什麼了。

啟峰：我覺得你太溫柔了，要養就要用心調教，才不會常常反咬主人，搞得每天一身氣。

少晨：算了，你好就好了。不過，如果太誇張，我還是會阻止你的，畢竟我答應于臻了。

啟峰：我會克制的，如果她願意乖一點。

( 下午 啟峰家 )

開門聲：嘎拉~

啟峰：…于薇，我出去時妳有乖乖待在家吧?

于薇：好不容易才到廚房，我一定要出去。(心想)

啟峰：于薇，我知道妳在哪裡，現在馬上出來好嗎?只要妳現在出來，我就不處罰妳，不然……

于薇：不可能，她不會知道我在這的。

啟峰：唉~妳啊!(慢步走來)

于薇：為什麼你會知道?

啟峰：妳也太天真了吧?…我早就在妳右腳的傷口打晶片了，之所以到現在才回來，是因為我不怕妳逃走，馬上就能掌握到妳在哪裡了!?

于薇：你在我的右腳踝打了晶片?

啟峰：沒錯!…妳竟然沒把我的話聽進去，看來我對妳太好了，沒把妳管教好，可是會造成他人困擾的!(輕拉于薇的頭髮)

于薇：放開我!我不要在這裡，我要回家，求求你放過我。(啜泣)

啟峰：我說過了嘛!我無法放棄妳，我們進來房間吧!

于薇：唔~不要，拜託不要!

啟峰：本來想對妳好點的，為什麼妳要逼我呢?

于薇：你手上拿的是甚麼?

啟峰：這?這是妳不乖的處罰道具，來……

于薇：不要，我不要戴那個，我是人不是狗，求求你放過我。

啟峰：來不及了，誰叫妳不聽我的話，現在給我過來!

于薇：不!…啊啊~不要，好痛啊!

( 過了一小時後 啟峰家 )

啟峰：下次要乖點好嗎?…我也不想在妳身上留傷的，看妳這樣我心好痛，痛到快要窒息了。

于薇：唔~唔唔~

啟峰：我沒聽到妳的回答，于薇!

于薇：唔~是的，我會聽話的，啟峰哥…我會乖乖的。

啟峰：那就好，我抱妳去洗澡，洗好才能擦藥。

于薇：這個能不能拿掉？我……

啟峰：去浴室再拿掉，洗完再戴上！

于薇：一定要戴嗎？

啟峰：不是說要乖嗎？現在又要反抗我嗎？

于薇：…我不敢

啟峰：這樣才是我的乖女孩，妳最乖了。

（晚上 徐家）

博然：叮鈴~伯父伯母，我和哥來看你們了！

徐父：…是逸然你們啊！

逸然：伯父，伯母的心情有好點了嗎？

徐父：唉~怎麼可能好？兩個女兒都失蹤了，剩我們兩個老人在家，整個家冷冷清清的，只能看著孩子們的照片流淚。

博然：伯父，真的很對不起，我沒有保護好于薇。

逸然：我也是，我也沒有保護好于臻。

徐父：你們已經很有心了，和她們交往時間都不算長，遇到這種事，還願意每天來關心我們，于臻她們真是愛對人了！

博然：伯父，伯母人呢？

徐父：她在房裡休息，這幾天都跟醫院請假，晚上都睡不好，今天下午還說夢見于薇全身傷，脖子被戴上項圈一直哭，我都不知該怎麼安慰她了，我也好怕……

博然：…不會的，夢跟現實是相反的。

逸然：是啊！

徐父：希望孩子們都沒事……

( 又過了兩週 … 中午 秦風建設 )

博然：這一定是魏氏要吃掉我們的手段，之前講的多好聽…要合作共創雙贏，現在這種把戲，也太難看了吧!

逸然：沒辦法，誰叫他們持股高，不過…為什麼只把爺爺拉下來?

博然：這點我猜不透，我和你竟然都沒事?

博然：叮鈴鈴~叮鈴~叮鈴~(手機響起)

博然：你確定?…好，我直接聯絡那個小姐!

逸然：誰啊?看你一臉擬重的樣子?

博然：…有人看到于薇

逸然：什麼?在哪裡看到的?

博然：我要打電話去問看看，據說有位小姐看到的。

逸然：嗯!

博然：請問是孫小姐嗎?

孫小姐：是…請問是哪位?(手機)

博然：不好意思打擾妳了!我叫秦博然，徵信社的人說妳有看到我女友，想跟妳確認一下!

孫小姐：我應該不會看錯的，畢竟我和她是高中同學，你是她男友嗎?(手機)

博然：是的…妳跟她是高中同學嗎?可以問一下，妳是在哪看到她的嗎?她看起來如何?

孫小姐：在松山區八德路附近，她看起來不太好。(手機)

博然：不太好?

孫小姐：那時我在對街，所以並不是近距離看到她，不過我以為拉她上車的男人，是她的男朋友呢?!可是她似乎很怕那個男人……(手機)

博然：是嗎?那我知道了，謝謝妳，孫小姐。

逸然：怎麼了?那位小姐有看到嗎?

博然：有…我越來越擔心了，江啟峰到底對於薇做了什麼？

逸然：你怎麼會這樣講？于薇發生了什麼事嗎？

博然：孫小姐是遠距離看到的，雖然不是非常清楚，但可以確定于薇的狀況不好，而且兇手是江啟峰沒錯！

逸然：孫小姐不認識江啟峰吧？又怎麼能斷定是他呢？

博然：江啟峰的頭髮是棕色的，孫小姐看到的男人也是。

逸然：不是魏少晨的話，那孫小姐有看到魏少晨和于臻嗎？

博然：沒有，說是看到于薇被那傢伙拉上車，並沒有看到別人。

逸然：好吧！至少我們有于薇的消息了，先去那附近調監視器，或許能有新發現，你也別太擔心，于薇是很堅強的女孩，不會有事的！

博然：希望如此……

## 十：絕望

( 早上 少晨車上 )

少晨：今天晚上他們就會搬進來了，雖然晚了我們一天，這樣妳也可以見到于薇了……

于臻：我一直很不安，于薇她真的沒事嗎？

少晨：該告誡的我都說了，只希望啟峰稍微控制一下。

于臻：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連你都覺得他不好？

少晨：啟峰是被我爺爺帶回來的孩子，他那隱藏的人格…是因目睹父親打死母親的黑暗過去，就在他絕望之時，他殺了身上沾滿血的父親。從此以後，他不再對別人笑或哭只有…他真正在意的人，才能讓他隱藏的人格甦醒過來。

于臻：真正在意的人？…為什麼偏偏是于薇？

少晨：我曾問過啟峰，他如果遇到真正在意的人，但對方心裡有了別人，他會放手還是不擇手段得到她？

于臻：那他怎麼說？

少晨：他說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所以…他不會放過想要的人或東西的，即使對方會恨他一輩子也無所謂。

于臻：那于薇的處境不就……

少晨：他們晚上就會搬進來了，妳先別胡思亂想好嗎？

( 下午 汽車旅館 )

于薇：姊姊…我好害怕，他是惡魔是禽獸，我不要被他關起來，我不要一個人在這裡，我似乎沒有那麼堅強，明明知道現在只能靠自己了。(蜷縮在角落)

門被打開：嘎拉~

清潔人員：請問有人在嗎？…我要進來打掃一下喔！

于薇：唔…救救我，你可以帶我離開嗎？



清潔人員：小姐，我是奉江先生之命，進來整理房間的，他…他命我不准動到你的，恕我無法幫你甚麼……

于薇：求求你，我真的快不行了！

清潔人員：…這給你，我不敢反抗他的，妳還是靠自己吧！

于薇：謝謝你，真的很謝謝你。

（下午 啟峰家附近）

逸然：好像是這棟大樓，我們快去問看看！

警衛：你們是？

博然：不好意思，我們要找一名叫江啟峰的人，請問他住在哪樓？

警衛：這是有關住戶的隱私，是說…江先生要搬家了你們不知道嗎？你們到底是不是他的朋友？

博然：朋友？誰跟那瘋子是朋友？…等等，他要搬家了？

逸然：搬去哪？他有跟別人一起住嗎？

警衛：有啊！他說是跟未婚妻一起住，這次也是跟未婚妻一起搬出去，說是跟兄弟和他的未婚妻一起住。

博然：兄弟？會不會是魏少晨？

逸然：有可能喔！…可是他一起住的話，于臻和于薇就會見到面了，他們不怕嗎？

博然：怕甚麼？之前魏少晨不讓他們見面，是因為于薇是自由之身，但現在于薇的處境更危險，如果不讓她們在一起，萬一于薇出了什麼事，于臻姐也會活不下去的，這是魏少晨不願讓它發生的事。

逸然：看來江啟峰是個危險人物！

博然：哥，我們走吧！

（半小時後）

電梯：叮咚~

啟峰：Uncle，這是鑰匙和遙控器，這飲料請你喝！

警衛：謝謝你！…我都忘了你回來拿東西，早知道就請他們直接上去找你了，看來我果然老了呢?!

啟峰：他們？

警衛：一對兄弟，你不認識嗎？說不定是詐騙集團的？

啟峰：Uncle，我先走了，你好好保重身體！

警衛：好好好…結婚的話，要寄給我紅帖啊！

（ 傍晚 汽車旅館 ）

啟峰剛到汽車旅館的房間，聽到裡面傳來陣陣嗚咽聲。還有手下焦急的聲音。

啟峰：嘎拉~怎麼了？

于薇：唔…好痛！

Amy(看護)：忍著點，誰叫妳要跑出去？

阿哲(手下)：少爺，那女孩趁你不在，竟然跟清潔人員求救，差一點就被她逃跑了！

啟峰：有修理她了嗎？

阿哲(手下)：有用鞭子鞭了幾下，現在 Amy 帶她去洗澡了。

啟峰：她的腳都那樣了，還被我用鎖鏈鍊起來，全身都是傷，怎麼有那力氣逃出去？

阿哲：似乎是清潔人員給的小夾子……

啟峰：不過是可以開鎖罷了，看來是傷的太輕了。

阿哲：她現在正在洗澡，晚點交給少爺處理。

啟峰：不了，今晚我們就要搬過去了，不要再讓她身上有更多傷了，不然我不好交代，等會兒洗完澡，讓 Amy 直接幫她擦藥。

阿哲：少爺不親自擦嗎？

啟峰：我怕我受不了又要打她，還是讓 Amy 去處理。

Amy：來…這個得戴起來才行!

啟峰：我的脖子有點痛，可以擦完藥再戴嗎?(低聲說)

Amy：這……

啟峰：嗯!(點頭示意)

(大約過了一小時)

啟峰：叩叩叩~Amy，擦完藥了嗎?

Amy：少爺可以進來了!

于薇：啟峰哥，我不是故意的。(顫抖著聲音)

啟峰：妳今天的事我都知道了，今晚我們要搬家，就先不處罰妳了，下次就不可以再這樣了，明白嗎?(壓著于薇的肩膀)

于薇：…明白

啟峰：阿哲、Amy，先去樓下等我們，我有點事要跟于薇說。

于薇：有事要跟我說?

啟峰：乖，不用怕!妳知道誰要跟我們一起住嗎?

于薇：是誰?

啟峰：是我的好兄弟和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妳也認識喔!

于薇：我也認識的?

啟峰：她叫徐于臻!

于薇：姊…姊姊嗎?

啟峰：妳要乖一點，不然…就算他們制止我，我也不會手下留情的明白嗎?…于薇是我的，任何人事物都阻止不了我的!

于薇：…是

啟峰：太小聲了！

于薇：啟峰哥，我會乖乖的，不會再逃跑了。（身體顫抖著）

啟峰：只要于薇很乖不再逃跑，我就會對妳好一點，所以…不要再發抖了，我不喜歡這樣的妳，知道嗎？

于薇：…知道了

啟峰：走！我們到樓下去，我跟少晨約好一起吃飯了！

（晚上 大安私人豪宅）

于臻：你最近怎麼了？

少晨：什麼怎麼了？

于臻：你最近都沒…對我動粗？

少晨：呵~妳希望我打妳？

于臻：怎麼可能？

少晨：沒有再打妳是因為妳不反抗我了，更何況于薇的狀況也還不明，她是妳最在乎的妹妹，我也不希望她出事，看啟峰的態度，實在很讓人擔心。

手下：少爺，啟峰少爺他們到了。

少晨：…走吧！我們去門口迎接，妳也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于薇。

（啟峰的車上）

啟峰：阿哲，等等你先提行李下車，Amy 也是！

阿哲 & Amy：是！

啟峰：于薇，等一下見到姊姊要乖，有些話不能說的，就不可以說出來喔！還有…我說的話代表一切，不乖的話要接受處罰，明白嗎？

于薇：明白……（顫抖）

啟峰：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妳，不可以讓我失望。（抓住項圈，輕吻了她的額頭）

于薇：唔…不要!(閃躲)

啟峰：甚麼?…妳真是個壞孩子，晚上妳就知道了，下車!

于薇：唔…對不起，拜託不要處罰我。

啟峰：下車!不要讓我再講一次，不要逼我現在動手!

( 豪宅門口 )

阿哲：兩位好，我是阿哲她是 Amy，我是啟峰少爺新聘的手下；Amy 則是有功夫底子的看護，平日負責照顧于薇小姐。

于臻：看護?…我問妳于薇除了腳傷外身上還有其他傷?

Amy：這個…我不方便講太多，等等少奶奶就明白了。

阿哲：少奶奶，我知道妳跟于薇小姐的關係，但…問太多對于薇小姐不太好的。

少晨：他說的沒錯，現在不能刺激啟峰。

阿哲：如果可以的話，請少奶奶勸勸于薇小姐，好好當一個乖寵物，這是我的忠告。

于臻：你說甚麼?寵物?你……

少晨：啟峰的狀況這麼糟了?

阿哲：是的…請少奶奶不要誤會，小的是為了于薇小姐好。

腳步聲：噠噠噠~噠噠~噠噠~

啟峰：少晨和于臻姐還特地來門口等我們嗎?(牽著于薇)

少晨：應該的，時間不早了，趕快進來吃飯吧!

啟峰：少晨，等等讓于臻姐跟于薇一起坐，好嗎?(看向一旁的于薇)

于薇：好，跟姊姊一起坐。(顫抖回答)

啟峰：我知道妳想姊姊，等會兒要乖一點。(耳語)

于薇：好…我會乖(小聲)

少晨：那我們進去吧!(拉著啟峰)

于臻：于薇妳怎麼了?…妳的身體一直在發抖，妳全身都是傷，這些傷是不是江啟峰做的?

于薇：不是!是跌倒受傷的，是因為見到姊姊太開心了，所以…才發抖的。(低著頭回答)

于臻：于薇!妳不要再騙我了，我知道這些傷都是江啟峰打的，他甚至給妳戴項圈，他為甚麼要這樣對待妳?妳是人不是寵物!

于薇：姊姊，只要我乖乖聽話，就不會被處罰了。(流下一滴淚)

Amy：少奶奶，我們先進去好嗎?再晚一點，怕是少爺又會修理于薇小姐了。

于臻：于薇…我扶妳進去吧!

## 十一：逞強

( 晚上 大安私人豪宅 )

于臻：于薇，多吃一點，這些菜都是妳喜歡的。(夾菜給于薇)

于薇：謝謝姊姊，姊姊也多吃一點。

少晨：于薇，今天這桌可是妳姊姊特別準備的，妳得多吃點喔!

于薇：…是

啟峰：妳不用怕，少晨不是甚麼壞人，少晨可是我的好兄弟，妳得聽他的話，明白嗎?

于薇：…明白，我會聽話的。

少晨：吃個飯別這樣，對于薇有耐心點。

啟峰：我是怕她冒犯到你!

于臻：啟峰，于薇她一句話都沒說，你講冒犯是什麼意思?

于薇：姊姊，啟峰哥是為我好，妳不要生氣……(顫抖)

于臻：于薇，妳到底怎麼了?

少晨：于臻……(搖頭示意)

啟峰：于臻姐，我剛剛態度不好，我道歉!

少晨：沒事了，繼續吃吧!

( 晚上 豪宅二樓房間 )

于臻：你剛剛為什麼要制止我?你沒看到啟峰的態度嗎?

少晨：妳想害于薇嗎?

于臻：害?

少晨：回房間後妳護的了于薇嗎?…啟峰完全變了，連我都不認識他了，為了于薇好，別惹怒啟峰。

于臻：我只是希望他態度好點，于薇看他的眼神充滿恐懼，就好像看到惡魔一般！

少晨：我會盯著他的，妳現在擔心也沒用。

于臻：…我不相信你把我扣在你身邊時而打時而對我好你會在乎我妹妹的事情？…我會用自己的方式保護她的！

少晨：我愛的是妳沒錯，但我很清楚妳多在乎于薇。

( 晚上 豪宅三樓房間 )

于薇：姊姊不是有意的，你不要生氣了。

啟峰：于臻姐護著妳，我沒什麼好生氣的，我也沒在生那氣，我生的是車上的氣。

于薇：車上？…啟峰哥，我不會再那樣了，別處罰我好嗎？

啟峰：那妳那時就不該躲開，為甚麼每次都要逼我，我實在不想再動手打妳了！

于薇：唔…我要去找姊姊，我不要待在這裡。

啟峰：不可以！剛剛吃飯時已經在一起了，現在是我們的時間了！

于薇：…啟峰哥對不起，你原諒我好嗎？(跪地啜泣)

啟峰：不行，妳做錯事就該受罰的，這是我們所約定的，不是嗎？

于薇：不要，我不要受罰，拜託你放過我。(抱住啟峰大腿)

啟峰：妳乖…受罰是必需的，這是為了讓妳記得過錯。(拿出鎖鏈)

于薇：我們要去哪裡？(脖子被繫上鎖鏈，跪在地上顫抖著)

啟峰：噓~少晨他們在休息了我們要到地下室去

于薇：地下室？…不要，我下次不敢了，放過我！

啟峰：不行，這次還是得受罰！

半小時後，于薇被啟峰拖到了地下室……

于薇：跪著就好了嗎？(顫抖著身體)



啟峰：當然不只這樣，我拿個東西。

于薇：…不要再拿鞭子了，我下次一定會乖的!

啟峰：放心，Amy 有說過妳的狀況，這次打完我會暫時收手的。(手握長鞭)

于薇：唔…啊……

( 早上 豪宅一樓客廳 )

Amy：少爺也真是的，我明明跟他說過了，請他暫且不要再動手了。

阿哲：少爺會聽才怪，妳先把早餐拿上去吧!

Amy：小姐還在昏睡，我看我先去地下室整理一下。

少晨：噠噠噠~怎麼了?你們一大早在談論什麼?

阿哲 & Amy：這……

少晨：不說的話，我打去問啟峰好了。

Amy：是小姐!…昨晚似乎又被修理了，這次傷的不輕。

于臻：他又動手了，為甚麼?

少晨：于臻，妳拿早餐上去陪她吧!

于臻：你還想縱容他嗎?…改天一早起來，會不會于薇就被打死了?

少晨：不會，我不會讓這事發生的!

阿哲：少爺可能去運動了，要等……

少晨：不用了，我去找他!

于臻：我先上去看于薇了。

Amy：那我先去地下室整理了，阿哲也來幫忙吧!

( 豪宅三樓房間 )

于薇：唔…姊姊救我……

于臻：嘎拉~于薇…撐下去好嗎？

于薇：姊姊…救救我(喃喃)

于臻：對不起，是姊姊沒有保護好妳，姊姊現在就陪在妳身邊。

于薇：唔…姊姊……

于臻：于薇，醒了嗎？

于薇：好痛，我全身都好痛，我真的好沒用。

于臻：妳躺著好好休息，姊姊絕不會讓江啟峰碰妳的！

于薇：我沒事，姊姊…不要跟他起衝突。

于臻：傻孩子，我知道妳想保護我，但是妳的身體已經不能再受到傷害了，妳知道嗎？

于薇：…姊姊，魏少晨也不是好人，妳還好嗎？

于臻：他？…跟江啟峰比起來，他算對我好的了。

于薇：嘩啦啦~…沒事的，只要知道姊姊平安，我就有力量撐下去的。(四肢被繫上鎖鏈的聲響)

于臻：于薇，妳變得更勇敢了。

Amy：叩叩叩~不好意思，請先讓我替小姐上個藥吧！

于臻：嗯！于薇就拜託妳照顧了！

Amy：這是我應該做的，請您別太擔心，我相信少晨少爺會制止啟峰少爺的，我們現在先照顧好小姐吧！

于臻：…嗯，我們似乎也做不了其他的事了。

Amy：少晨少爺一定會阻止的，我感覺得出那份愧疚……

于臻：愧疚嗎？…那是一定的，不就是他慫恿江啟峰的嗎？

于薇：姊姊不要擔心，我會撐下去的…唔

于臻：妳這孩子，不要再說話了，趕快閉上眼睛休息。

Amy：小姐，妳身體還很虛弱，請先別說話了！

于薇：…好

于臻：于薇，妳沒事吧？

Amy：請不用擔心，大概是痛暈了，我先給小姐打上點滴。

于臻：好！（手機響起）

少晨：是我我和啟峰會暫時住在我家這幾天于薇就麻煩你們了！（手機）

于臻：他肯嗎？

少晨：他知道自己這次太超過了，他心裡很後悔，住外面是他提起的。（手機）

于臻：…算他有點良心

少晨：有什麼需求跟阿哲說，我剛有先打電話交代了！（手機）

于臻：于薇身上的鎖鏈呢？她需要好好養傷，那不能拆嗎？

少晨：啟峰說鑰匙放在房間抽屜，妳等等去找找看吧！（手機）

于臻：那項圈呢？

少晨：他說先拆下來，以方便養傷。（手機）

于臻：那我先去陪于薇，先掛了。

少晨：…于臻（手機）

于臻：怎麼了？

少晨：對不起，我當初不該慫恿他的，現在才會……（手機）

于臻：算了…我也不過是你的玩物罷了，有甚麼資格生氣呢？

少晨：不！妳對我而言，絕不只是那樣的！（手機）

于臻：我累了，可以先讓我去陪于薇了吧？

少晨：…嗯！（手機）

于臻：你明明知道不愛你的，可是你卻逼我留在你身邊，如今的我們是不可能了，就算你想方設法來彌補，我也沒有感覺了。(掛掉手機后，口裡唸唸有詞)

( 晚上 大安私人豪宅 )

于薇：…唔

于臻：于薇，妳終於醒了，肚子餓了嗎?

于薇：姊姊，妳一直在照顧我嗎?

于臻：主要是Amy，我只是在一旁看護而已，Amy下午又幫妳換藥了，還幫妳擦拭身體，可是妳也都沒有醒過來，我真的很擔心妳，還好……

于薇：沒事，我覺得好多了…我身上的鎖鏈和項圈呢?

于臻：被同意拆下來了，這幾天江啟峰不會出現，妳就好好養傷吧!

于薇：姊姊，妳不要太擔心，我沒事的。

( 晚上 少晨家 )

少晨：你這傢伙是瘋了不成，你真的喜歡她吧?

啟峰：那是當然的，你怎麼這麼說?

少晨：那你控制一下自己好嗎?如果你不想失手打死她的話……

啟峰：…她的情況如何?

少晨：剛剛于臻傳訊息過來，說是又在發燒了，後背的傷口有點發炎了。

啟峰：我可以回去看她嗎?

少晨：不准!

啟峰：…好吧!

## 十二：錯了嗎？

( 早上 秦風建設會議室 )

少晨：關於下半年度的財務會報，各部門的簡報都很詳細，下週新建案將由新任董事長來接手處理，禮拜三召開臨時董事會，改選董事長。

博然：…甚麼？

逸然：改選？

少晨：我推薦秦總經理成為新任董事長，各位如有異議可以提出……

( 員工休息室 )

博然：魏少晨是怎麼回事？…他才剛搶到董事長一位，現在卻把位子讓給你，他到底是在想什麼？

逸然：我也不懂，不會是又要玩什麼花招了？

少晨：叩叩~你們把我想成什麼人了？

逸然：…你自己知道吧！

少晨：我想跟你們道歉，我暫時…放不了手。

博然：你明知道于臻姐不愛你，你卻逼迫她待在你身邊！

少晨：對不起，因為我真的很愛她；至於秦博然，我也要跟你道歉，于薇我一定會保護的。

博然：于薇？于薇她怎麼了？…你那表情是什麼意思，江啟峰把她怎麼了？

少晨：啟峰多次對她施暴，她現在傷的不輕。

博然：施暴？…他瘋了嗎？于薇的身體那樣他怎麼打的下手啊！

逸然：你就是來說句對不起的？把于薇她們還來，我和博然等不下去了，也不想再坐以待斃了！

少晨：不行！現在不能刺激到啟峰，真的不能……

博然：…你

少晨：叮鈴鈴~叮鈴~(手機響起)

阿哲：魏少……(手機)

少晨：是我，怎麼了?

阿哲：我聯絡不到少爺，只好打給你了(手機)

少晨：你的語氣聽來很緊張，發生了什麼事嗎?

阿哲：于薇小姐她高燒不退，血壓也很不穩定，身體狀況很不好。(手機)

少晨：狀況不好嗎?

阿哲：Amy 說必須送醫，家裡設備不足。(手機)

少晨：我知道了，你們一起過去吧!

阿哲：于臻小姐可以一起過去嗎?…于薇小姐可能需要她在身邊，對她的病情也有好處。  
(手機)

少晨：趕快帶過去，有進一步消息再通知我。

阿哲：好的，我開車送她們過去。(手機)

少晨：怎麼會這樣?

博然：你怎麼了?是于薇她們發生什麼事了嗎?

少晨：沒什麼，我有事先走了!

逸然：等一下!你在隱瞞什麼?…是于薇她們出事了嗎?

博然：說啊!

少晨：我不能讓你們去見她們!

逸然：那你倒說清楚，她們出了什麼事?

少晨：…于薇身體出了狀況，剛剛手下打來，說得趕緊送醫。

博然：你們對她做了什麼？我要殺了你們，你們這兩個畜生，你們怎麼下的了手？你們知不知道她的身體不好？

逸然：博然！

少晨：暫時還不行讓你們見面，請你們忍忍吧！…于薇的狀況如何，我會再聯繫你們的，拜託你們相信我。

逸然：魏少晨，不管是于臻還是于薇，你最好都照顧好！

博然：哥，我不相信他，我要去見于薇！

逸然：博然，為了于薇的安全，我們只能相信他。

( 中午 聖約翰醫院 5 樓 VIP 病房 )

于臻：醫生，我妹妹的狀況如何？

醫生：狀況有穩定下來了，只是…她身上那些傷，是怎麼回事？

啟峰：…是我

醫生：病人本身身體並不好，所以…請江少爺克制一下，如果不想她死的話，請你認真看待這件事。

少晨：醫生，我會盯著他的，于薇小姐就拜託你了！

于臻：醫生，我妹妹不會有事吧？

醫生：恩！只要好好休養，就會慢慢恢復了。

于臻：謝謝你！（看向醫生）

醫生和護士退出病房，啟峰突然跪了下來……

于臻：你幹什麼？…拜託你出去，于薇一定不想醒來就看到你！

少晨：啟峰，我們先出去吧！

啟峰：不！讓我跪在這裡，我想要跟她道個歉

于薇：唔…不要打了（昏迷低語）

于臻：你滾出去！…求你了，不要再刺激她了！

少晨：啟峰，我們出去了！

于薇：唔…嗚嗚

于臻：于薇，一切都會沒事的，妳一定要堅持住！

（病房外）

啟峰：你幹嘛？我要在裡面陪她，只要跟她道歉，她會原諒我的！

少晨：不是這個問題！…啟峰，于薇現在需要的是于臻的陪伴，而不是你這個惡魔！

啟峰：我只是害怕失去罷了！

少晨：早跟你說過了，控制好自己。

啟峰：少晨，可以不要把她還回去嗎？

少晨：你怎麼會這樣說？

啟峰：你今天去秦風建設了吧？跟他們說了吧？

少晨：…恩

啟峰：我會改的，我不會再那樣的，你不要把于薇帶走好嗎？

少晨：我暫時不會，但…這是最後一次了！

啟峰：…好

（兩天後 晚上 聖約翰醫院5樓VIP病房）

于臻：叩叩~于薇妳醒了嗎？

于薇：姊姊，妳來了呀！

于臻：是啊！妳肚子餓了吧！…來，我特地去買鬆餅，是妳愛吃的那家。

于薇：姊姊，我想飛出去，想飛到爸媽和博然哥的身邊，這心願會太貪心嗎？



于臻：小傻瓜，至少姊姊現在在妳身邊啊！…姊姊知道妳很累很絕望，這五年的時間，姊姊是一個人撐過來的，所以…妳別這樣好嗎？姊姊會一直陪著妳的，我最心愛的妹妹。

于薇：唔唔……(于薇抱著于臻哭了起來)

于臻：是姊姊沒有保護好妳，害妳受到這麼多的傷害。

于薇：是我太軟弱了，才會讓姊姊為我擔心難過，都是我的錯。

于臻：不要這樣說，我會更難過的。

阿哲：叩叩~兩位小姐，這支手機借妳們。

于臻：阿哲，你這樣會被修理的。

阿哲：不，這是少晨少爺同意的喔！說讓妳們一人打一通電話，所以請放心打吧！

于薇：姊姊，妳先打給逸然哥，他很想妳的。

于臻：嗯，那姊姊先打了！

(病房外)

逸然：喂，請問是？(手機)

于臻：…逸然

逸然：于臻，真的是妳嗎？妳好嗎？(手機)

于臻：還可以，最近因為于薇的事，魏少晨倒是沒有為難我…那妳呢？都已經五年了，還是一個人嗎？

逸然：那是當然的吧！因為我只愛妳一個人，其他人都不行！(手機)

于臻：其實你可以不必等我的，他不知道何時才會放我走？

逸然：我會一直等下去的，不管多久……(手機)

于臻：別說了，我要把手機給于薇了，她比我更需要的，你不用擔心我，我會陪著那孩子撐下去的，希望能早點見到你。

逸然：我也是，希望早點見到你！(手機)

( 病房內 )

于臻：嘎拉~我回來了!

于薇：姊姊講好快，怎麼不講久一點?

于臻：只是讓他知道我很好，剩下的有機會再聊就好。

于薇：機會嗎?…會有嗎?

于臻：會有的!(遞給于薇手機)

于薇：希望如此…喂?

博然：喂，請問是?(手機)

于薇：是我，博然哥，我沒事喔!

博然：于薇?…什麼沒事?我都聽說了，妳的身體如何了?(手機)

于薇：不要擔心，有姊姊陪著我，我一定會堅持住的!

博然：對不起，我和我哥沒能力救妳們，讓妳受了不少苦。(手機)

于薇：不要這樣說，我和姊姊都明白的，而且…我現在只想聽聽你的聲音，這樣就夠了真的!

博然：于薇我會繼續跟他們交涉的我會等妳回來的妳一定撐下去!(手機)

于薇：…嗯

于臻：他很擔心妳吧!

于薇：是啊!…我們有機會再見到他們?

于臻：會有的!

### 十三：魏樹

( 一週后 機場大廳 )

魏樹：真難得，你一個人來接機嗎？于臻呢？啟峰呢？

少晨：爺爺有些事得跟你坦白了

魏樹：…嗯

少晨把這陣子發生的事，全部都告訴魏樹。

魏樹：混帳東西！當初我就不該縱容你的啟峰也不會有樣學樣那小子現在在哪？

少晨：他去接于薇出院了，我有警告過他了，他不會再動手了！

魏樹：他再敢動手的話，我是不會再縱容他了，你也是一樣。

少晨：我知道了！

魏樹：載我去你們豪宅，我有話要跟啟峰說，也得去看看那兩個孩子，你們兩個真是一個樣。

( 早上 聖約翰醫院大門口 )

啟峰：于薇，妳的傷勢如何？

于薇：…好多了(聲音微微顫抖)

啟峰：那就好，少晨有事去忙，所以我來接妳出院，我知道我錯了，妳不要這樣好嗎？

于薇：姊姊呢？

啟峰：于臻姐在家做飯，說要做妳愛吃的給妳吃，還說要燉補湯給妳喝。

于薇：姊姊為什麼不陪我？

啟峰：我陪妳啊！…于薇，只要妳陪在我身邊，我會用真心去愛妳的。

于薇：我不要，我只想要自由的愛。

啟峰：因為秦博然嗎？我這麼努力，為什麼妳不肯給我機會？…我只不過是想要妳的愛，渴求妳對我一笑就好，為甚麼妳不肯試著愛我？

于薇：可是我並不愛你，你也很清楚的。

啟峰：…妳跟他們一樣，只願意把愛給別人，我才是最需要愛的人！

于薇：他們是誰？

啟峰：跟我走！

于薇：啟峰哥，你要帶我去哪？姊姊在等我回去啊！

啟峰：誰叫妳跟他們一樣，所以我要把妳藏起來！

于薇：不要！…拜託你放我走，求求你放手！

（ 中午 大安私人豪宅 ）

Amy：都已經中午了，啟峰少爺他們怎麼還沒回來？

阿哲：不知道，是路上發生什麼意外嗎？

魏樹：少晨，你打個電話問一下，怎麼還沒到家？

少晨：…空號？

于臻：怎麼樣？他沒有接嗎？

少晨：沒有，他…不會把于薇帶走了吧？

于臻：你是說他把手機停用了？他現在帶走我妹妹，然後人就失蹤了？

魏樹：于臻，妳先別擔心，我現在馬上派人去找，妳先別緊張好嗎？

（ 中午 大安私人豪宅 ）

于薇：如果她出了什麼事，我也不想活了。

少晨：我和爺爺會找到他們的，妳相信我……

（ 下午 某山區小木屋 ）

于薇：你放開我，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啟峰：因為我愛妳我，不想把妳還回去，乾爺那麼生氣，一定是要把妳帶走，一定是要把妳還回去，我只能這麼做了！

于薇：乾爺？乾爺是誰？

啟峰：是少晨的爺爺，他也很疼我，可是…他這次很生氣。

于薇：那你帶我回去，他就不會怪你了，不要把我軟禁在這裡。

啟峰：妳放心，我會在這陪妳的，沒人能拆散我們。

于薇：啟峰哥，你不要這樣好嗎？

啟峰：夠了！…妳乖一點，待在這等我回來，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于薇：不要，你不要把我銬在這裡，求你放過我吧！

啟峰：我很快就回來，妳乖乖地在這，不可以掙扎，會越來越緊的。

于薇：不！…咳咳…放開我

（晚上 大安私人豪宅）

魏樹：你們是飯桶嗎？要你們找兩個人都找不到那我還養你們幹嘛？

少晨：給我繼續找找不到就回去吃自己！

魏樹：你那邊也沒消息嗎？

少晨：…嗯

魏樹：這個臭小子，到底躲哪去了？

于臻：于薇，姊姊又沒保護好妳，妳現在是不是很害怕？

魏樹：少晨，打給秦家兩位公子，請他們幫忙找人！

少晨：爺爺，可以暫時不要嗎？

魏樹：你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嗎？都已經這樣了，你還不願意讓他們插手嗎？…難道要等真的出事了，才來後悔一切嗎？

少晨：…我知道了，我馬上打電話給他們，請他們幫忙找人。

( 晚上 秦宅 )

秦風：你們兩個孩子，說要來看我，卻是人在心不在啊!

逸然：爺爺，不好意思，我跟弟弟在想事情，絕不是故意冷落你的。

秦風：我明白，你們在擔心于臻她們吧?

博然：爺爺，我從快中午開始，眼皮就一直跳，一整個心都很不安，我真的好害怕。

秦風：爺爺明白，你們沒見到她們，不安害怕是正常的。

博然：叮鈴~叮鈴鈴~魏少晨打給我要幹嘛?

逸然：先接吧!

博然：你怎麼會打給我?

少晨：于薇她出事了，我希望你們也能幫忙找人。(手機)

博然：出事?…你之前是怎麼保證的，怎麼會又出事了?

少晨：我很抱歉，這事是我沒預料到的。(手機)

博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趕快說啊!

少晨：今天啟峰去接于薇出院，但他沒把于薇帶回來，連手機都停掉了，現在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手機)

博然：你這傢伙!…我明白了，我們這邊也會幫忙找的，你們那邊也拜託了。

少晨：我們會有的，一定會找到他們的。(手機)

博然：于薇拜託妳別出事好嗎?

逸然：怎麼了?魏少晨突然打給你是于薇發生了什麼事嗎?

博然：…嗯(解釋了來龍去脈)

秦風：那男人是不是禽獸?那孩子才剛出院吧?

逸然：江啟峰簡直瘋了，他明明知道于薇的身體狀況的！

博然：我真是太沒用了，她一定很害怕的，我卻只能在這等著她的消息。

逸然：我們一定能找到她的，現在不能放棄！

秦風：是啊！爺爺也會加派人手去找的！

（兩日後 某山區小木屋）

于薇：…唔唔

啟峰：妳醒了，都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吧！

于薇：你放過我，好嗎？（虛弱的聲音）

啟峰：這樣下去，妳的身體會受不了的，我馬上把妳放下來。

于薇：放了我，求求你。

啟峰：妳乖，我先抱妳去浴室，生理問題比較重要。

于薇：不…我自己來

啟峰：這可不行！于薇妳，可是我最寶貝的女人。

于薇：（沉默）

## 十四：服從

( 一週后 某山區廢棄工廠內 )

啟峰：還好有你事先告訴我，不然可就要被發現了呢?!

阿哲：這沒什麼，小的可以拜託你一件事嗎?

啟峰：你說!

阿哲：我的家人……

啟峰：阿哲，你的家人都沒事，過兩天我帶于薇去日本，你的家人就會回家了，明白嗎?

阿哲：感謝您…小的可以進去看看嗎?

啟峰：可以，不過別太久，我正在訓練她。

阿哲：放心，我很快就出來。

( 廢工廠最內部房間 )

阿哲：于薇小姐?

于薇：唔唔…唔鳴

阿哲：于薇小姐，您還好嗎?他竟然這樣對妳?

于薇：咳咳~你怎麼在這?姊姊是不是?

阿哲：只有我一個人，我不是故意的，是因為他抓了我的家人，我真的沒辦法。

于薇：哈哈~那你為甚麼要進來?

阿哲：…可能是愧疚吧!

于薇：愧疚?你是想看我被搞得多慘嗎? …我像狗一樣，被那個男人調教，每天被他牽著走，他卻只會說是因為愛我。

阿哲：對不起，我……

于薇：不然你在這裡把我殺了吧!算我求你了，我快瘋了!



阿哲：妳可以的，他們很快就會來救妳的。

啟峰：叩叩叩~我要進來了喔!你們在講甚麼?

阿哲：…沒什麼

啟峰：那你怎麼把嘴套拿掉，我說了我在教她吧?!

阿哲：很抱歉，我看于薇小姐很不舒服，才會把那個先拿掉的。

啟峰：于薇，妳不是在求他殺了妳吧?

于薇：……(顫抖著身體，拼命地搖頭)

啟峰：于薇，妳知道的，如果妳敢求死，妳的家人就死定了。

于薇：不要傷害他們，我知道我錯了，我會乖乖待在你身邊，我真的知道錯了!

啟峰：呵~我就再給妳一次機會，誰叫妳是我的寶貝呢?

阿哲：啟峰少爺，我先離開了

啟峰：阿哲，出去後可別亂說話喔!

( 晚上 大安私人豪宅 )

少晨：你們那邊也沒消息嗎?

逸然：…嗯

少晨：爺爺，現在該怎麼辦?

阿哲：嘎拉~(開門聲)

少晨：阿哲，你今天跑哪去了?

阿哲：我……

博然：魏董，江啟峰是您一手帶大的，可以拜託您想想他會躲在哪嗎?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啊!

阿哲：那個…我知道他們在哪?

少晨：你知道?你為甚麼知道?

阿哲：我對不起大家!(突然跪下)

魏樹：怎麼回事?你還不快說出來!

阿哲委婉地說出了一切，並把自己如何受脅迫說出來……

少晨：那傢伙，已經不是我認識的啟峰了。

于臻：你有看到于薇?

阿哲：就是有看到，才決定說出來的。

博然：你這麼說的意思是，于薇被他搞得很慘?

阿哲：…嗯

于臻：我唯一的妹妹，她到底又受了哪些苦?

逸然：我們馬上去把人帶回來!

魏樹：現在可不是擔心的時候，我們趕緊過去逮人!

( 某山區廢工廠內 )

啟峰：沒想到，阿哲那傢伙竟然背叛我，還好我也非全然信任他，裝個竊聽器果然是對的，妳說是不是-于薇。

于薇：…嗯

啟峰：妳還在期待吧?! …期待著他們會來救妳，期待著秦博然帶妳回去，期待著能離開這裡，可惜…妳得跟我去日本。

于薇：唔唔~嗚嗚~(啜泣聲)

啟峰：怎麼，妳在哭嗎?

于薇：不要，我要回家，我要姊姊……

啟峰：妳最乖了，不會有事的，我們該走了。

( 三天后 大安私人豪宅 )

阿哲：真是對不起，我沒發現我被竊聽了

少晨：現在怪你也沒用，你的家人都安全了吧？

阿哲：是的，他們都安全了。

魏樹：從工廠內的情形看來，那女孩恐怕又受了不少苦。

博然：為什麼會這樣？就差了那麼一點，于薇就能脫離那傢伙的魔掌了，就差那麼一點點而已。

逸然：那傢伙太聰明了，還知道裝竊聽器。

少晨：機場那邊也沒出境紀錄，他們真的去日本了嗎？

魏樹：除了日本外，也沒別的可能了，那小子怕是用了假身分呢？！

少晨：爺爺，日本的話，可能會有點麻煩。

逸然：麻煩？此話怎說？

少晨：日本那邊都是啟峰在處理的，他選擇去那裡恐怕有人接應。

魏樹：不需要太擔憂，我在那邊也有不少老友，現在只需要確認人在那就好，我這次不會讓他逃掉。

（兩天後 日本大阪中野會-私人會館）

啟峰：一郎老大，這裡真的很不錯，真的可以暫時住下來嗎？

介川一郎：不用客氣，我這條命可是你救的，一棟房子又算得了甚麼呢？

啟峰：畢竟我還帶人來叨擾，可能會害你惹上麻煩的

介川一郎：我闖江湖多年，還怕那些不成？

啟峰：那我這杯清酒先敬您了！

舞子：叩叩叩~老大，我們把人帶來了。

于薇：啟峰哥(低著頭)

啟峰：怎麼沒跟一郎老大打招呼呢？我是這樣教妳的嗎？

于薇：…一郎老大好

介川一郎：好好好，先來吃飯吧!

于薇：啟峰哥，我可以吃嗎?

啟峰：來~妳很乖，還記得我說的嘛!

介川一郎：記得?…是指你餵才能吃嗎?

啟峰：是啊!得教她規矩，才不會在您面前失態!

于薇：我想吃飯，可以嗎?

啟峰：可以，我餵妳吃

介川一郎：看來她很聽你的話，教了很久吧!

啟峰：花了不少時間，我覺得很值得。

介川一郎：她長得很漂亮，從五官就看得出來了，你的眼光很不錯，如果她是我的，那該有多好?

啟峰：一郎老大您在開玩笑吧?…她是我的所有物對嗎?(看向于薇)

于薇：對，我是啟峰哥的。

介川一郎：呵~我是開玩笑的，這孩子對我而言，實在是太年輕了。

( 晚上 大安私人豪宅 )

少晨：爺爺，日本那邊怎麼說?

博然：日本那邊有消息嗎?

魏樹：是介川一郎…啟峰找介川一郎幫忙，竟然找那個老狐狸!

少晨：介川一郎?是他就麻煩了，山本先生也動不了他吧?

逸然：…那個人是日本中野會的創始人，據說是個麻煩人物。

博然：哥也知道那個人?

魏樹：沒辦法了，我們先去日本吧！

于臻：于薇是不是回不來了？

魏樹：不會的，我一定會把人救出來的，妳一定要相信我！

于臻：我可以一起去嗎？

少晨：不可以，介川一郎是很危險的人，妳去太危險了！

逸然：于臻，妳留在這裡等我們，我一定會把她帶回來的。

博然：那我可以去了吧？

逸然：你也得留下，公司需要有人幫爺爺。

博然：…哥

逸然：你不相信我這個哥哥了？

博然：我相信你，我會照顧好爺爺，也會處理公司的事。

兩天後，魏樹帶著少晨和逸然前往日本……

( 下午 中野會私人會館-內部客房 )

于薇：唔咕唔……

啟峰：怎麼了？才讓妳爬一下而已，才十多分鐘而已，妳就受不了了？

于薇：(哭泣著無力地搖頭)

啟峰：本來以為妳變乖了，看來又得再調教了。(站起來)

于薇：…唔唔(再度搖頭)

啟峰：于薇，妳知道不聽我的話，後果會有多嚴重嗎？(拿掉于薇的嘴套)

于薇：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爬完的。

啟峰：妳現在乖乖聽我的，就只是打個幾下，不然的話，處罰會更可怕的。

于薇虛弱的爬到了木墊上，眼眶泛著淚，身體不停地發著抖；啟峰微微一笑，輕撫著于薇的下巴，拿著一條鞭子往于薇身上打去……

大約過了一小時后~

舞子：叩叩叩~江少爺，您有事吩咐我們嗎？

啟峰：進來吧！

舞子：江少爺，您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去辦的？

于薇：唔…救救我

啟峰：妳們幫我帶于薇去洗個澡，洗完就幫她擦個藥。

瑤子：怒小的直言，于薇小姐最好去趟醫院。

啟峰：醫院？…應該沒那必要吧！（看向于薇）

于薇：（顫抖地趴在地上搖著頭）

舞子：我們先帶于薇小姐去洗澡了！

瑤子：…舞子

舞子：別說了，這不是我們能管的。

## 十五：不甘

( 隔日白天 中野會 私人會館-客房 )

舞子：老大，您何時來的？

介川一郎：剛到不久，這孩子狀況如何？

瑤子：昨晚吃完晚餐就陷入昏睡了，不知道何時會醒？

介川一郎：這孩子是個睡美人，真想把她搶過來。

瑤子：老大，您是認真的嗎？

介川一郎：妳認為呢？

( 白天 日本街道 )

啟峰：不知道她醒了沒有？(心想)

少晨：江啟峰！

啟峰：少晨，你怎麼會在這裡？

魏樹：哼~還有我們呢?!

啟峰：你們……

魏樹：于薇呢?你們住介川那?

啟峰：不要把她帶走，我會活不下去的!

少晨：你給我閉嘴!阿哲都告訴我們了，你還敢講那些!

逸然：于薇人呢?

啟峰：她在會館裡休息，一郎老大好像剛到會館。

魏樹：什麼?…你太糊塗了，怎麼能讓他們獨處?

少晨：爺爺，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魏榭：唉~據說一直到十年前為止，介川那老狐狸都還有一種習慣，就是收藏各式各樣的珍寶，所謂的珍寶…包含“女人”。

少晨：女人？

魏榭：沒錯!他喜愛才貌兼備的女人，而不是徒有美貌的美人。

逸然：才貌兼備？…如果介川有去調查于薇的背景，那……

少晨：那她就符合了介川的標準，那老狐狸一定會想得到她。

啟峰：我們快去會館!

( 傍晚 日本柳宿旅館 )

逸然：都是你!現在于薇被介川帶走，我們要去哪找人?

少晨：爺爺，我們現在要怎麼辦?介川會不會把人帶出國了?

魏榭：他應該還在國內，于薇的狀況不好，他是不會冒險帶她出國的，那老狐狸…很珍視看上的女子的。

少晨：那我們要怎麼知道人在哪?

魏榭：我是不覺得人會被藏在那，可是現在也沒別的線索了，就姑且去試試看吧!

逸然：哪裡?

少晨：藏在那裡?…他會那麼笨嗎?

魏榭：唉~所以說是碰運氣啊!

( 晚上 中野會九州某會-C房 )

于薇：唔…這裡是哪裡?

瑤子：于薇小姐，您醒了嗎?

于薇：妳是瑤子小姐?

瑤子：請您叫我瑤子就好您是老大珍視的女人小的是無法跟您相比凝的…對了您肚子會餓嗎?



于薇：這裡是哪裡?這是什麼?(皺眉)

瑤子：您別緊張，這是老大賜給您的禮物。

于薇：呵~禮物?所以我是落入一郎老大手裡了?

瑤子：只要您好好待在這，老大很疼您很照顧您的。

于薇：…是嗎?

介川一郎：嘎拉~醒來了嗎?

瑤子：老大!

介川一郎：妳先去忙，這裡我看著就好。

瑤子：好的!

介川一郎：妳不問為甚麼嗎?

于薇：應該沒必要問，問了又不能得到自由，我還是一隻沒有自由的金絲雀，不管是在您手中，還是在江啟峰手上，我的下場應該都一樣吧!

介川一郎：妳別這麼悲觀，我和江啟峰不同，至少我懂得珍惜。

于薇：珍惜?

介川一郎：我喜歡才貌兼備的女人，妳符合我的標準，所以帶你來這裡，這裡…是我以前最愛的女人-雪所住的會館。

于薇：那個叫雪的女人呢?

介川一郎：…她病逝了

于薇：我是她的替代品嗎?那個女人應該也是被抓來的吧?

介川一郎：不是的，妳絕對不是個替代品，妳們長的並不像，妳是我再看上的孩子，這樣妳明白了嗎?…從現在開始，妳就叫小薇，瑤子會負責照顧妳，妳還有什麼想問的?

于薇：您可能會放我自由嗎?這個問題可以問吧?

介川一郎：妳想聽答案?

于薇： 嗯~

介川一郎： 可能不會，但妳不用害怕，我不會對妳做不禮貌的事，妳只要像乖巧的金絲雀一樣，好好的待在自己的籠子裡，讓我這個主人欣賞就行了。

于薇： 好像滿簡單的，你放心好了，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我一定跑不了的，而且…我累了，不想再跑了。

介川一郎： 那妳先休息吧！…小薇，我希望妳叫我-主人，明白嗎？

于薇： 明白了，主人。

瑤子： 叩叩~老大，分會館那邊有點狀況。

介川一郎： 知道了，那小薇就交給妳了，我會留五個人在這裡。

瑤子： 是！

于薇： 妳覺得我像什麼？

瑤子： 您怎麼這麼問呢？

于薇： 妳看我被關在這裡，連自由都成了奢望，還戴著這些枷鎖，看起來連人都算不上了。

瑤子： 小薇小姐，小的知道您很絕望，但請您相信，老大是個溫柔的人，您只要待在他身邊，他定不會讓妳受苦的。

于薇： …我知道了

( 隔天 白天 日本街道 )

逸然： 于薇，我知道妳很擔心，可是…妳才剛下飛機。

于臻： 那你為什麼要瞞著我？你明知道我有多擔心她……

博然： 于臻姐，我相信我哥他們一定在努力，妳先冷靜下來！

于臻： 我怎麼冷靜？于薇落在一個黑幫老大手裡，現在都不知道情況如何？

\*\* 就在逸然他們一行人身後有一個穿著和服的女人靠近他們……

少晨：妳想做甚麼？

神秘女子：我只是帶消息來的人，看你們都如此擔心那女孩，我就勉強告訴你們吧！

博然：女孩？…妳有于薇的消息？

神秘女子：那女孩沒事。，目前正在休養，你們不必太擔憂。

博然：擔憂？我們是要把人帶回去，可不是知道她沒事就好。

神秘女子：那是不可能的，那女孩是老大最珍視的金絲雀，得待在老大所準備的金籠內，那女孩也明白自己的處境，也答應老大會當隻好的金絲雀，那女孩是個聰明的孩子，不愧是可以住進金籠的女孩。

于臻：妳說甚麼？我妹妹是人，可不是寵物！

啟峰：于薇服從那個男人？

魏榭：月姬，回去告訴介川一郎，那孩子是暫時寄放在他那的，倘若那孩子出了事，我定不會放過他！

月姬：魏老，小女子會轉達的。

少晨：爺爺，為甚麼要放她走？

魏榭：唉~你們根本抓不了她，她是介川一郎的左右手，可不是吃素的，還好于薇願意聽那老狐狸的，這樣就可以拖延時間了。

逸然：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魏榭：介川一郎將欣賞的女子視為珍寶，服從他便得以得到尊重；可如果不服從，他將會讓對方成為永恆之物，也就是活人蠟像！

于臻：活人蠟像？

博然：介川一郎竟是如此殘暴的人，那于薇的處境不就……

魏榭：從月姬口中得知的情報如無誤，那介川一郎勢必更珍視她，那孩子暫時是不會有危險的。

（傍晚 中野會九州清山會館 - 小花園）

于薇：快過來吃飼料!

瑤子：小薇小姐，可別離池子太近，小心一點啊!

于薇：沒事的，看到牠們有活力的樣子，心情也跟著好了起來。

唧唧~唧~(鐵門開啟的聲音)

瑤子：老大回來了，我們先進屋裡吧!

于薇：…好

( 中野會九州清山會館-客廳 )

瑤子：小薇小姐，先坐著等一下，小的去拿腳鏈過來。

于薇：妳去吧!我不會亂跑的，妳不需要太擔憂。

介川一郎：蹺蹺~妳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于薇：主人，您回來了…瑤子去拿腳鏈了，等等就會過來。

介川一郎：是嗎?…小薇妳很恨我吧!我把妳禁錮在這裡，剝奪妳的人身自由，妳怎麼不趁著白天我不在時，想辦法逃出去呢?

于薇：呵~因為我答應您了，日本又是我不熟悉的地方，逃的了一時逃不了一世的，主人覺得我很奇怪嗎?

瑤子：叩叩~老大，小的可以進來嗎?

介川一郎：可以，妳先進來處理吧!

瑤子：嘩啦啦~…小姐會覺得不舒服嗎?

于薇：不會，不需要擔心。

介川一郎：小薇，我今天在街上見到一位女子，她長得有點像妳，長得比妳再成熟一些，外貌也滿標緻的，不知道妳是否認識?

于薇：像我?…主人請別動她好嗎?有我陪在您身邊就夠了，我會乖乖地在您身邊的。

介川一郎：別緊張，我只是告訴妳，我有看到她而已，我想要的只有妳。

于薇：姊姊怎麼會來日本？她怎麼知道我被帶來日本，是跟魏家的人來的？…不行，我不能讓姊姊再陷入危險，她好不容易才得到自由的。（內心想著）

## 十六：淚水

( 白天 日本市區某餐館 )

舞子：妳不是要照顧小姐嗎？

瑤子：今天老人在會館，說要我自己出來吃，可能是不希望我打擾到他們吧！…唉~早知道就不要答應小姐了，感覺會出什麼事?!

舞子：答應甚麼？

瑤子：小姐拜託我幫忙送個信，說是她姊姊的生日要到了，希望能給她姊姊一張生日卡片，可是…我怎麼知道她姊姊的長相啊？

舞子：妳答應幫小姐送信!妳不怕被老大知道嗎？

瑤子：怕是怕，只是看小姐很憔悴，我才想答應的，信的內容我也有看過，沒有什麼不該出現的內容，妳不用太擔心。

\*\* 此時，逸然他們也進到餐廳……

逸然：今天是妳的生日，我知道妳沒心思過生日，可是飯總得吃的，這間餐館是人氣餐廳，妳多少吃一點吧!

博然：于臻姐，妳的氣色不太好，身體不舒服嗎？

于臻：沒有，我沒甚麼胃口，于薇不知道在哪?我哪裡有什麼心思？

瑤子：走吧!(拉著舞子)

舞子：妳是于臻小姐吧？

于臻：我是，妳們是？

瑤子：妳跟小姐都是美女，都是那種會讓人想疼的類型。

舞子：不!我覺得小姐比較美!

博然：等一下!妳們到底是誰？

瑤子：我叫瑤子，現在是奉老大介川一郎的命令，負責照顧于薇小姐的人。

舞子：瑤子，妳會不會太直接了？

瑤子：不直接點的話，我要怎麼送信？…于臻小姐，這是小姐寫給妳的信。

于臻：于薇？她還好嗎？有沒有受傷？妳們老大有甚麼為難她？

瑤子：您放心，小姐的傷勢很穩定，我們沒有為難她。

逸然：她被妳們老大藏到哪了？

舞子：我們不能說，這次送信也是瑤子私下幫忙的。

于臻：我妹妹真的沒事？

舞子：這是真的，小姐她為了救您，可是低頭求我們老大啊！

于臻：救我？

瑤子：上次我們老大有在街上看到您，似乎對您產生興趣，小姐知道後，就一直求老大不要動您！

于臻：為什麼她這麼傻？

瑤子：于臻小姐，您不需要太擔心，小姐我會好好照顧的。

舞子：各位請慢用，我們就不打擾了。

少晨：我打個電話給爺爺，你們先點東西吃吧！

（下午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

于薇：對不起，我只是想給姊姊一張生日卡片而已。

介川一郎：那妳為甚麼要瞞著我？我不是說過了，我希望妳誠實嗎？

于薇：對不起，是小薇的錯。

介川一郎：痛不痛？

于薇：痛……

介川一郎：那下次還要瞞我嗎？

于薇：…不敢了

\*\* 介川一郎拉于薇回C房，並把拘束鎖鏈給系上，兩眼瞪著她……

瑤子：我回來了，人呢？

手下：噓~老大正在處罰小姐，別大聲嚷嚷。

瑤子：處罰？

手下：聽說是寫信的事情妳也進去解釋一下吧！

(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 C房 )

手下：老大，瑤子回來了。

介川一郎：請她進來！

瑤子：…小姐的傷勢太重了，小姐的眼角泛著淚光，是被老大打到哭了嗎？(心想)

介川一郎：妳想一想，我還要讓小姐受什麼處罰？

瑤子：老大，這件事我也有錯，小的願意代替小姐受罰，請老大放過小姐，醫生說小姐身體不好，您不能再打小姐了。

介川一郎：妳要代替小薇受罰？

于薇：主人，信是我寫的，也是我拜託瑤子的，是我的錯，跟瑤子無關，您不要怪罪她。

瑤子：老大，小姐身體會撐不住的，請老大放過小姐。

介川一郎：哼~下不為例，今天不准吃晚餐，到晚上八點都得銬著，晚點洗好澡后得重新銬回去直到明天早上，明白嗎？

瑤子：…老大

于薇：瑤子，不要再說了。

瑤子：我知道了，老大。

\*\* 介川一郎不高興地出去了，瑤子拿著毛巾替于薇擦拭傷口……



瑤子：小姐，您的身體還好嗎？

于薇：沒事，我…我已經習慣被鞭子打了。

瑤子：老大出去了，我去泡杯牛奶給您喝。

于薇：不行，要是被主人知道，妳會被處罰的。(虛弱的說)

瑤子：好吧！…小姐，小的有把信交給您姊姊了。

于薇：她看起來如何？

瑤子：她的臉色不太好，似乎很擔心您。

于薇：擔心我？…咳咳~咳咳~

瑤子：您等我一下，小的去拿藥給您。

于薇：拜託妳了…咳咳~

于薇：姊姊、爸媽、博然哥，我覺得好累，我快撐不下去了，如果我現在倒下了，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你們的身邊？你們不要生我的氣好嗎？(昏迷前的內心話)

( 傍晚 日本某旅館 )

少晨：至少于薇身邊有人照顧，我們可以暫時放心了。

逸然：于臻？于臻？

于臻：嗯？

逸然：妳怎麼了？于薇寫了什麼？

旅館人員：叩叩叩~客人們，外面有位瑤子小姐求見。

博然：瑤子？…那個人不是中午的？

瑤子：于臻小姐，拜託妳跟我走一趟！

少晨：妳在說什麼？該不會是妳們老大叫妳來的吧？

瑤子：是老大同意的，雖然只能見一面……

博然：同意？…介川一郎要讓于臻姐見誰？

瑤子：老大要讓于臻小姐見我們小姐，畢竟小姐她的身體……

于臻：是于薇嗎？她怎麼了？

瑤子：小姐拜託我送信的事，被老大知道了，老大非常生氣，小姐被打得很慘。(哽咽)

于臻：為甚麼要這樣對待她？…信上明明沒寫甚麼，介川一郎在生什麼氣？現在要我去看她，看自己妹妹身上那些傷痕，然後我卻甚麼都做不了，只能看她繼續受苦！

啟峰：于臻姐對不起，要是我一開始不……

逸然：于臻，現在于薇需要你，只要看到你，她就會有支持下去的力量，雖然我們還無法救她出來，但她能不能支持下去，現在只能靠你了！

瑤子：博然哥是哪位？

博然：是我，我也可以去嗎？

瑤子：不行，這是小姐寫給你的手稿。

博然：于薇給我的嗎？

少晨：于臻不會被抓吧？(看向瑤子)

瑤子：不會，老大只想要小姐，對于臻小姐沒別的想法。

(晚上 日本九州某私人無照醫院)

瑤子：于臻小姐，妳可以把眼罩和耳塞拿掉了。

于臻：于薇在這？

瑤子：我先去櫃台問一下，妳先坐這等我。

于臻：我跟你去吧！

(晚上 無照醫院508號房)

于薇：唔～嗯？這裡是？

介川一郎：小薇，妳的氣色好點了，這樣我就放心了。

于薇：主人，是你送我來醫院的？

介川一郎：瑤子打給我，說妳的狀況不好。

于薇：主人，您還在生我的氣嗎？

介川一郎：妳受過罰了，這次我就原諒妳，等等瑤子會帶人來看妳，妳知道要怎麼做吧？

于薇：瑤子帶誰來看我？主人可以告訴我嗎？

介川一郎：妳的姊姊，我特許她來看望妳，她只是來看妳的，我沒有要動她。

于薇：我可以看到姊姊了嗎？

介川一郎：是的…我先出去了，不打擾妳們敘舊。

瑤子：叩叩～老大？

于薇：他去外面了喔！

瑤子：小姐，妳醒過來了嗎？

于臻：于薇，妳沒事吧？姊姊沒用，讓妳一直受到傷害，讓妳活在恐懼中…妳看看妳，臉色蒼白成這樣，看起來瘦了不少。

于薇：姊姊，妳可以抱我嗎？

于臻：沒事了，姊姊現在在妳身邊，妳一定不會有事的。

于薇：這次我保護了姊姊，主人不會動姊姊的。

于臻：妳這個小傻瓜，妳知不知道我有多擔心？

瑤子：于臻小姐，先餵小姐吃個粥吧！

于臻：于薇，這是海鮮粥，姊姊餵妳吃。

于薇：不可以，主人會生氣的。

瑤子：老大說您的狀況不好，禁食處罰暫時取消，小姐放心吃吧！

于薇：…好

于臻：介川一郎，你這個禽獸惡魔，把于薇搞成這樣，我一定要盡快把于薇帶走。（內心憤怒地想著）

\*\*好不容易吃了半碗，于薇搖著頭不願吃了。

手下：叩叩叩～老大說時間差不多了，請于臻小姐出去吧！

于薇：姊姊，妳一定要好好的，妹妹會保重自己的，姊姊掰掰～（眼泛淚光）

于臻：于薇，妳很快就會自由了，一定要撐下去，好嗎？（在于薇耳邊耳語）

## 十七：寂寞

( 晚上 日本九州某私人無照醫院-交誼廳 )

看向面前的女人，介川一郎挑眉道：妳找我？

于臻咬牙看著他道：要怎麼樣才肯放過我妹妹？

聽到她的問題，他只覺得可笑至極，勾唇回覆：如果我說辦不到，妳又想怎樣

啊？…我堂堂一個黑道老大，還怕妳這個小姑娘不成？

于臻衝著他大吼：我妹妹是很乖巧的孩子，你這個禽獸不如的人，竟然如此對待她！

介川一郎面色不悅地回：我承認，妳妹妹很合我的胃口，我很喜歡她。而妳長的很像她，但妳們的個性差太多了，她很識大體，但妳太衝動了。

于臻手握成拳看著他道：我這不叫衝動，而是怕我沒機會再見到她！

聽到她的話，介川一郎目光移向病房道：小薇的身體狀況，醫生有跟我說過，我會照顧好她的，如果妳真的擔心，可以留在我的身邊，我是不介意的。

于臻蹙眉瞪著他道：你！

介川一郎聳了下肩，淡淡道：我請人送妳回去，妳不需擔心小薇，我會好好照顧她。

于臻看了眼病房，轉身走向門口道：我不會讓她在妳身邊太久的，我一定會帶她回家，你等著吧！

( 晚上 日本某旅館 )

逸然注視門外皺著眉，口裡喃喃道：于臻也去太久了吧？

博然不安地走來走去，口裡喃喃道：不知道于薇的傷勢如何？

啟峰拉著少晨道：少晨，乾爺那兒都沒動作嗎？

門外，于臻敲門喊道：叩叩~我回來了！

逸然：于臻，介川一郎有沒有為難妳？

博然：于臻姐，于薇的傷勢如何了？妳怎麼一臉愁容？

于臻：介川一郎那個傢伙，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逸然：于薇的狀況很不好嗎？

于臻：你們知道嗎？于薇的眼神是如此絕望，就好像自己沒有了明天，她看到我只是問一句“姊姊…妳可以抱我嗎？”我要回來前，她強顏歡笑跟我說掰掰，就好像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

啟峰：一定是介川一郎對她做了甚麼，我要去把他給殺了！

少晨：江啟峰！…你給我冷靜一點，你嫌現在事情不夠多嗎？

于臻：我記得之前終於能見到她時，她的眼神充滿自信，在遇到啟峰之後，那孩子就漸漸地沒了笑容；而現在，她不只沒了笑容，眼神中還透露出絕望，我真的很沒用，我這個姊姊救不了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受到傷害！

少晨：于臻，這所有的一切都得怪我，不管要任何代價，我一定會把妳妹妹帶回來。

啟峰：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跟少晨你無關！

（于臻靠在逸然身上，只能無力地哭著……）

（三日後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 C 房）

瑤子：嘩啦啦~對不起，老大明知道您要休養，卻還要您提早出院，甚至還要小的用鎖鏈。

于薇聳肩搖頭道：我明白自己的身分，妳不需要道歉向我道歉，這一切跟妳無關。

看到她黯淡的神情，瑤子有些心疼地問道：小姐，您想回到妳姊姊的身邊嗎？

于薇愣了一下，半晌才嘆道：唉~我本來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卻因為一些事情的發生，現在被迫失去自由，我有我的家人朋友和愛人，他們都很擔心我，難道我不該得到自由嗎？難道我這輩子只能做隻金絲雀嗎？

瑤子抿了抿唇，歉意地道：對不起，一開始還鼓勵您留下來，或許是因為我是孤兒，我不能理解所謂的親情，一味地認為留下來很幸福，其實您有您的生活，沒道理被老

大剝奪了自由。小姐，您見到您的姊姊的那一刻，眼神從黯淡到有神采，雖然您努力壓抑那份喜悅，小的還是看的出來，您和您姊姊的感情一定很好。

于薇沒有說話，心裡陷入了沉思：感情嗎？那是當然的，從小到大她都是我的偶像，如果可以讓姊姊不受傷害，即使犧牲自己又何妨呢？

正當于薇陷入沉思時，介川一郎推門進入道：呵呵~那個女人很在乎妳，甚至想用自己換取妳的自由，看來妳們的感情真的很好。

于薇心驚地望著他道：你答應我的，不可以動我姊姊，你不可以食言！

感覺到她對自己的不敬，介川一郎伸手扯過她身上的鎖鍊，眯著眼陰沉地笑道：呵~怎麼？妳怕我動妳姊姊？

于薇掙扎著退後，卻因鎖鍊而無力逃離，崩潰道：你放開我，我不是你的玩物！

感受到她激烈的反抗，介川一郎將她推到床上，將她的手腕壓制於床頭道：小薇，我本來以為妳會乖點，想不到妳還敢這樣跟我說話，看來我是對妳太過縱容了。

瑤子端著清粥而入，見到老大壓著小姐，趕忙向前勸道：老大，小姐才剛出院而已，請您放過小姐，小姐的身體還很虛弱啊！

介川一郎沒有放手，只是冷冷地命令道：閉上妳的嘴，馬上給我滾出去！

聽到老大那冰冷的聲音，瑤子只得搖了搖頭出去，心裡祈求著：拜託別讓老大做出後悔的事，小姐是個善良的女孩，請神保佑小姐別出事。

于薇眼泛淚光掙扎道：我恨你！…你不要過來，我要回家啊！

介川一郎冷笑一聲，空出一隻手伸到床底下，拿出床底下的道具，邪邪一笑道：呵呵~回家？妳是我的，沒有我的允許，妳哪裡都不許去！…好了，妳今天實在太不乖了，需要再好好地教育一下才行，這可是妳逼我的。

偌大的房內傳來淒厲的尖叫聲與哭喊聲，于薇被踹到跌下床，哭喊道：不要~嗚嗚~

( 隔日下午 日本某旅館 )

敲門聲響起，少晨起身走去開門道：爺爺，你終於來了。

聽到聲音的啟峰也走來，目光對到眼前人后，低下頭來道：乾爺，可有辦法救于薇？

魏樾看了下自家孫子和啟峰，一個閃身進入房內道：你們大家不需擔心，我已經找到他藏人的地方了，現在就去把人討回來，那個老狐狸可不是好人，我跟老友調了二十個兄弟，只希望足夠把人帶回來！

于臻從沙發上站起來，堅定地說道：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們馬上去吧！

逸然拉住她道：于臻，我怕妳會陷入險境，要是介川一郎抓妳威脅于薇呢？妳可不可以不要去？

于臻掙開他的手道：于薇現在或許很害怕，我一定要去！

魏樾看向逸然道：不須擔心，我們都會護著于臻，現在還是快動身吧！

（下午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地下監牢）

看著地上跪爬著的人兒，介川一郎皺著眉，伸手將鞭子甩向她：啪啪~我有說妳可以休息了嗎？馬上給我爬過來，不然有妳好受的！

地上的人兒滿身是傷，身上的紗布已被鮮血染紅，四肢被繫上帶刺的鎖鏈，脖子也被繫上鍊條，鍊條的另一端握在男人手中，她搖著頭流淚道：唔~主人，我知道錯了，拜託您別打了，嗚嗚~

介川一郎再度將鞭子甩向她，冷冷命令道：快一點爬過來，誰叫妳如此不乖？

于薇艱難地跪爬著，一位手下到介川一郎耳邊道：老大，他們帶人過來討人。

介川一郎挑眉不語，半晌才拉扯鍊條道：站起來，跟我到樓上去，有人來找妳囉！

手下們將四肢的鎖鏈拆下，于薇拖著虛軟的身軀站起，介川一郎拉扯著鍊條，她嗚咽道：唔~呃~嗚嗚~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 一樓客廳）

一樓客廳裡，介川一郎的手下們押著幾個人，介川一郎的目光掃視著他們，魏樾怒目瞪著他道：介川，你是怎麼知道我們要來的？

介川一郎噗哧笑道：呵呵~再怎麼說，日本也是我的地盤，你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博然掙扎著要起身，卻被人緊緊押在地，他掙扎著喊道：該死~于薇在哪裡?人被你藏到哪裡去了?她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聽到博然的怒喊聲，介川一郎只是看了他一眼，冷笑道：你是秦博然吧?…我家小薇是因為你，才膽敢如此反抗我嗎?

于臻掙扎著身軀道：你這個禽獸，你把她怎麼了?

介川一郎望向她道：別緊張，妳妹妹是我最疼的寶貝，我怎麼可能對她不好呢?

地板傳來鎖鏈拖在地上的聲音，手下敲了敲門道：老大，小的把人帶來了!

將人推到介川一郎面前，于薇跪在地上瑟瑟發抖道：唔~主人，求你原諒我……

介川一郎將她摟到懷裡，伸手摸了摸她的臉道：小薇，妳姊姊怪我打妳，妳自己說看看，是不是妳不乖才會被打的。

還沒等到于薇回答，一旁被押住的于臻已喊道：介川一郎，你竟然把我妹妹打成這樣，你這個毫無人性的惡魔!

博然也心疼地道：于薇，妳別害怕，我們都在這裡。

此時的于薇卻顫抖著身軀，任由介川一郎撫摸自己，半晌才顫抖著道：是我不乖，主人…嗚嗚~對不起，主人請不要生氣。

介川一郎吻了下她的唇，用眼神示意手下讓瑤子進來，並悄聲安撫她道：好好~只要小薇乖乖聽話，主人就不會再打小薇了，現在妳先跟瑤子去洗個澡，主人有些事要處理，妳會乖乖聽話吧?

于薇瞄了一下于臻，才顫抖著身軀站了起來，口中喃喃道：姊姊~姊姊~

看著妹妹被帶離開的背影，于臻掙扎著被押的身軀道：我求你，我妹妹禁不起你打的，你放過她好不好?不然這樣好了，我來代替她!

介川一郎擬視著她半晌，嘆了一口氣聳肩道：唉~妳確實也是個美人，只可惜我答應了那孩子，所以我是不會動妳的，答應了就不能食言。

逸然掙扎著靠近她，緊張地道：于臻，妳知道妳在講什麼嗎?

于臻只是搖頭流淚，聲音略帶哽咽道：我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可是于薇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不可能再把她留在這裡了。

介川一郎邁開腳步離開客廳，冷哼一聲道：哼~小薇是我的所有物，別再妄想把人帶走，不然我不會再縱容你們了!

( 半夜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地下監牢 )

昏暗的監牢異常寧靜，兩名女子悄悄地溜進來，她們便是瑤子和于薇，瑤子輕敲牢門道：你們睡了嗎?

被關在牢裡的眾人都沒睡意，一聽到瑤子的聲音，少晨警惕地道：是誰?

瑤子輕聲回道：是我和小姐，我們馬上放你們出去。

聽到小姐兩個字，于臻有些焦急地道：是于薇嗎?于薇也在嗎?

于薇在瑤子身後回道：姊姊，妳有沒有受傷?

于臻搖了搖頭，只顧著去拉她的手，又一次詢問道：于薇，妳的傷會不會痛?…于薇，妳跟姊姊一起走，跟我們一起出去好嗎?

一想到介川一郎的手段，于薇的身軀止不住地顫抖，抽出自己的手道：不可以，主人會生氣，他會拿鞭子打我，我要留在這裡才行。

瑤子摸索著打開牢門，轉頭對于薇道：匡噹~小姐，您還是跟他們離開這裡吧!老大已經徹底失控了，他很可能會失手打死您的。

于薇抿唇不語，半晌才蹲下身哭泣道：唔~嗚嗚~

看到她蹲在地哭泣的樣子，博然心痛的蹲下身道：于薇，妳不要這樣，我知道妳受了很多苦，跟我們離開這裡好嗎?

于薇顫抖著往後縮，雙手抱著自己道：不要碰我!

看到自己妹妹崩潰的樣子，于臻心疼地道：于薇，妳不要嚇姊姊，妳不會有事的。

于薇拼命搖著頭，伸手抓自己的頭髮吼道：我是髒女人，我是他的所有物!

無法看到她傷害自己，于臻伸手將她抱在懷裡，柔聲安撫道：我的妹妹，妳不要這樣，妳不是什麼髒女人，妳是姊姊的寶貝。

瑤子也趕忙安撫道：小姐，您一點都不髒！

看著自己深愛的人如此痛苦，博然心疼的攬過她的肩道：于薇，妳轉過來看著我，我不在乎的，不管妳變得如何，我只會更愛妳，妳不要這樣好嗎？

于薇低垂著頭哭道：一切都回不去了，你們快走吧！嗚嗚~

于臻想要過去拉她，于薇卻退到後方搖頭，于臻只得道：于薇，妳跟姊姊走好嗎？

眼看著于薇不肯離開，魏樹只得勸道：我們得快走，不然介川一郎發現的話，我們一個都別想走了！無奈之下，于臻只好跟著其他人一起離開，此時的介川一郎無言地望向窗外，看著那些人離去沒有說什麼。

（半夜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 C房）

扶著于薇起身後，瑤子疑惑地問道：小姐，您怎麼不跟他們一起離開？

于薇愣了一下才道：瑤子，我的心空空的，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可主人說我敢自殺的話，他就抓姊姊來代替我。

瑤子拉住她的手道：小姐，您怎麼不為自己想一想呢？

兩人沒有再說話，于薇開門走進房間內，介川一郎從身後抱住她道：小薇，妳剛才去地牢了吧？妳怎麼瞞著我呢？

聽到他的聲音，于薇下意識地顫抖著，低下頭道：主人，姊姊他們是無辜的，求您…求您放過他們，我會乖乖待在您身邊的。

介川一郎伸手拉過她的右手，嘆一口氣道：唉~算了，人走了也好，我也不想他們在這裡，以免跟妳慫恿什麼。

房門外，瑤子有些焦急地敲門道：老大，小姐需要多休息，請您放過小姐。

介川一郎對門外喊道：我知道，妳先下去休息。

瑤子放心地離去，介川一郎拉過于薇的手道：時間不早了，我們得先休息了，今天就先放過妳，我們上床睡覺吧！

于薇仍有些害怕地顫抖，眼泛淚光嗚咽道：唔~主人不要生氣，我不是故意的。

床上，介川一郎察覺到她的恐懼，抿唇問道：小薇，妳怕我嗎？

于薇咬唇不語，半晌才點頭道：怕……

介川一郎伸手摟過她道：妳很恨我嗎？恨我囚禁妳？恨我毒打妳？

或許是害怕再被毒打責罰，于薇抖得如同秋葉一般，流著淚道：沒有，小薇不敢！

房間內一時無聲，半晌他才道：好了，時間不早了，閉上眼睛睡覺吧！

許久過後，發現被摟著的人兒已沉沉睡去，介川一郎輕輕起身離開房間，門外一名手下恭敬道：老大，真的不用追他們？

介川一郎擺了擺手道：不需要，她已經完全順從我了，我答應的事得做到。

## 十八：約定

( 下午 徐家 )

徐父和徐母坐在客廳沙發上，兩夫妻為了女兒的事，可以說是心力交瘁，徐父拿著手機跟大女兒通話，他安撫著女兒道：妳自己要保重，爸爸相信一切都有結束的一天。

電話另一頭，于臻哽咽著道：爸爸，我這個姊姊很沒用，只能眼睜睜看妹妹受到傷害，看到妹妹那恐懼中帶有絕望的眼神，我的心真的快碎了！

徐父看了一眼身旁落淚的妻子，對大女兒道：不要這樣說，妳和于薇都是我們的寶貝，少一個都是不行的，妳是她的姊姊，妳絕不可以放棄她，明白嗎？

電話另一頭，于臻伸手抹掉淚珠，堅定地道：爸媽，我們一定會把妹妹帶回去的，妹妹一向是個堅強的孩子，她會等我們去救她的，爸也要好好照顧媽媽。

徐父嘆了口氣道：唉~好，我們等妳帶于薇回家。

掛掉電話之後，徐母伸手捶打自己的心臟，哭喊著道：為甚麼？為甚麼我們的寶貝們會碰到這種事？一個好不容易才脫險，另一個就被抓走，于薇的身體不好，那個男人不知道會不會傷害她？

伸出手摟住妻子，徐父拍著她的背道：孩子的媽，孩子們都長大了，她們會很堅強的，我們只要相信孩子就好。

徐母的淚又流了下來，崩潰地大喊道：堅強？…于臻說的你沒聽到嗎？我們的小寶貝現在，她現在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你要我怎麼不擔心？

徐父閉上眼道：老婆，我也很怕孩子撐不下去，可是在于臻面前，我得堅強起來。

正在夫妻兩難過之餘，徐母的手機響了起來，她趕忙接了起來道：喂？

手機另一頭，于薇聽到母親的聲音，眼淚奪眶而出道：…媽媽

聽到失蹤許久的小女兒的聲音，徐母再度流下淚來道：小薇嗎？小薇，妳還好嗎？媽媽的小寶貝，妳有沒有受傷？心臟有不舒服嗎？

聽到母親溫柔的聲音，于薇伸手抹了把淚，虛弱無力地道：媽媽，我真的好想回家，我的全身都好痛，主人他…一不高興就打我，媽媽可以帶我回家嗎？

聽到小女兒說出自己的遭遇，徐母心疼的不可自拔，哭著安撫她道：嗚嗚~小寶貝要乖，妳姊姊他們很快就去救妳了，妳答應媽媽，妳答應媽媽會撐下去，好不好？妳是媽媽最貼心的小寶貝，妳會聽媽媽的話吧？

于薇壓下心痛的情緒，扯出一個蒼白的笑顏道：媽媽，等我回家之後，可以去看海豚嗎？妳知道的，我最喜歡的動物就是海豚了。

察覺到她那強壓下的哽咽聲，徐母也抹掉眼淚，鼓勵著她道：可以，到時候妳爸爸帶我們一起去，小寶貝想看多久都可以！

母親的抽泣聲令她心碎，可自己卻無力反抗一切，于薇只能回道：媽媽，妳和爸爸都要好好的，姊姊現在也自由了，我會撐下去的，我會等姊姊來的。

徐母心疼的道：爸爸媽媽都在等妳們，妳不可以讓我們失望喔！

一旁的介川一郎已不耐煩了起來，于薇知道他要自己收手，只得對他點了點頭，對母親道：媽媽，主人要把手機收走了，媽媽不要為我哭泣了，我愛你們。

聽到手機另一頭掛斷的聲音，徐母大喊道：小寶貝？小薇？

一旁的徐父趕忙伸手撫著她的背，詢問道：是小薇？…那男人竟然肯讓她打電話？

沉默了半晌，徐母恢復冷靜道：恩~似乎是那個介川一郎同意她打的，估計人就在她旁邊。

（中野會九州某會館 C房）

將手機收回口袋中，介川一郎看著于薇道：小薇，我讓妳打這通電話，現在心情有沒有比較好了？

抿了抿唇，于薇露出一抹淺笑道：有好點了，謝謝主人讓我打電話。

點了點頭，介川一郎起身走到房門口，轉頭對站在一旁的瑤子道：瑤子，好好照顧小姐，我有事得出去一趟。

看著介川一郎走出去，瑤子走到床沿坐下，看到于薇拿著一條項鍊發呆，好奇地問道：小姐，這條項鍊是？

于薇把項鍊握緊道：這是姊姊送我的畢業禮物…瑤子，我要活下去，爸媽還在等我們回家，我和姊姊要一起回家。

瑤子鼓勵她道：恩~小的相信小姐可以的！

（九州某高級旅館）

看到徐母傳來的訊息，于臻有些詫異地發著愣，一旁的逸然道：介川一郎竟然讓于薇打電話回家，他到底在想什麼？

少晨冷哼一聲道：哼~那個老狐狸，八成是覺得我們沒能力救人，認為沒人能與他抗衡，認為于薇這輩子都是他的。

聽到于薇的消息，博然心疼地道：不知道于薇怎麼樣了？介川一郎有沒有再打她？

于臻伸手蓋住臉，嗚咽著道：唔唔~我這個姊姊真是沒用，只能看她被打的滿身傷。

看到于臻難受的樣子，逸然趕忙伸手把她攬入懷道：于臻，妳別這樣！

這時魏樾推門進來，他掃視眾人道：孩子們，你們先別灰心，我有辦法對付他。

少晨連忙從沙發起身，走到魏樾身邊道：爺爺，你有什麼辦法對付介川一郎？

魏樾看了一眼孫子，將目光移到于臻身上道：我這個方法可能會傷害到于薇，所以…我想先問于臻的意思，畢竟于臻是她的親姊姊。

于臻從逸然懷裡探出頭來，蹙起秀眉道：是什麼方法？

博然忍不住起身道：不行！于薇已經受到很多傷害了，我不希望她再受傷了！

少晨出聲安撫道：你們先別激動，先聽我爺爺講吧！

深吸一口氣，魏樾堅定地道：我打算讓全世界知道他做的事，到那時候，日本政府礙於面子，便只好動手處理掉他了。

于臻愣了半晌才道：你是打算把于薇被囚禁的事給公諸於世嗎？

伸手抓了抓頭，博然有些焦躁地道：可是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這樣做很有風險吧？

啟峰也有些憂心地道：介川一郎是老狐狸，到時或許會帶于薇出國，這樣我們所做的一切可就白費了。

魏樹堅定地道：放心，我會殺他個措手不及的，不會讓他有機會把人帶出國的。

（晚上 中野會九州私人基地-正房）

幾名身著黑色西裝的男子站著，其中一名看到介川一郎便道：老大，您來了！

他身旁的男人禁不住抱怨道：老大，您說這個匿名帳號到底是誰？該死的，到底是誰如此大膽，竟敢如此詆毀老大！

站在較後面的一名男人道：…寫的也是事實，不是嗎？

抱怨的男人怒瞪了他一眼，嘴裡威脅道：你不要命了嗎？

已經站到眾人中間的介川一郎道：好了，我來是要解決問題的，不是來聽你們廢話的！

離他最近的男子道：老大，現在當務之急的是，得趕快把事情壓下來，畢竟您也是有頭有臉的人，還有……。

介川一郎撇了他一眼，大聲道：說！

得到介川一郎的許可，男子悄聲道：內室的那孩子，最好先藏在這裡。

有些不悅地拉了一下手裡握著的鎖鏈，介川一郎看著手下道：為什麼得先藏在這裡？…本家會館也蠻隱密的，這裡是我們的私人基地，放在這裡不太適合。

房間的後方有間小的內室，于薇被介川一郎安置在那裡，聽著他和手下的對話，于薇緊咬著唇蹙緊眉頭，手腕上的手鐐突地被拉扯了一下，她吃痛地嗚咽道：唔~痛！

房間內，一名手下道：本家會館已被人發現了，把人帶去那裡不太妥。

伸手撫了下太陽穴，介川一郎擺手道：知道了，你們先下去忙吧！

（中野會私人基本-走廊）

幾名手下從房間內出來，其中一名對其他人道：你們有見過那女孩嗎？



一名手下聳肩道：沒有，老大把她藏在內室，你們呢？

另一名手下挑了挑眉，冷冷地道：我有見過，怎麼了？

一聽說對方有見過女孩，旁邊的手下連忙道：跟雪夫人比起來，誰比較漂亮？…除了雪夫人，沒有其他女人被帶進內室過，那女孩一定是個絕色美人吧！

認同的點了點頭，有見到女孩的手下只幽幽地道：美是美，但被老大看上的女人，沒有一個是有好的下場的，被老大看上可不是好事。

手下們彼此點頭道：唉~自古紅顏多薄命，我們都只是下人，可沒權利管到老大那。

( 中野會私人基地-正房 )

陷入了沉思許久，介川一郎皺著眉頭扯了下鎖鏈道：小薇，出來吧！

聽到那人的聲音，于薇拖著鎖鏈走了出來，手腕被手鐐銬住，腳腕也被腳鐐銬上，手鐐連著一條鎖鏈，鎖鏈被介川一郎握著，她拖著有些虛弱的身體半跪在那人面前。

介川一郎沒有讓她起身，目光隨意閃過跪著的她，口裡喃喃道：小薇，剛剛我和手下們說的話，妳應該都有聽到吧！那匿名帳號所寫的，似乎是指我和妳，妳覺得呢？

心疙瘩了一下，身子也忍不住地顫了一下，于薇低下頭道：我不知道~

似乎有些不滿她的回答，介川一郎用力的扯了下鎖鏈，臉色一沉道：猜猜看，是妳姊姊還是秦博然？看來他們不打算死心啊！

咬了咬唇，于薇抬起頭看著他，目光帶著懇求道：如果事情再傳下去，勢必會…會害到主人的名聲，不如就放了我吧！

看著面前女子那懇求的眼神，介川一郎殘忍地拿起坐墊下的軟鞭一揮，她的右手掌出現了一條紅痕，用力的拉著鎖鏈，將她拉到自己腳下之後，介川一郎用軟鞭鞭柄勾起她的下巴道：小薇，妳怎麼還不死心呢？他們的小動作，可不至於會撼動我，妳只能乖乖的待在我身邊，別逼我去把妳姊姊抓來。

眼淚再次不爭氣的流了下來，于薇流著淚道：是的，主人。

( 一週后 日本九州公車亭 )

一下公車，美希案耐不住怒火，對著好友吼道：徐于臻，妳到底有沒有把我當好友？有沒有把我當好姊妹？…于薇出了這種事，妳連一個字都沒告訴我！

于臻知道美希對妹妹的好，她咬著唇低著頭道：對不起，我只是不想讓妳擔心，于薇還在那男人手中，我們撼動不了他，又怕報警的話，那男人可能會把于薇帶出國，目前正在嘗試別的辦法，希望能逼政府主動對付他。

看著自己好姊妹憔悴的模樣，美希深吸一口氣才道：妳明知道，我把于薇當成自己的親妹妹，妳卻一句話都不告訴我，我不是于薇的親姊姊，所以沒資格管了是嗎？

于臻伸手拉過好友，再次低下頭道：對不起，是我設想不周。

（下午 日本九州私人基地-正房）

介川一郎沉著臉瞪著于薇，突地用力拉了一下鎖鏈，隱忍著怒氣道：那些傢伙擺明要逼我嘛！

看著他那隱忍的怒火，于薇害怕的顫抖著身軀道：主人，唔~妳別生氣好嗎？

冷哼了一聲，介川一郎伸手扯了于薇的髮，目光冷冽地道：小薇，妳姊姊是故意的，她以為這樣可以逼我放了妳，以為我會妥協嗎？

被他伸手扯住頭髮，于薇痛的嗚咽一聲，嬌軀顫抖的如同落葉，語帶哽咽地道：唔唔~沒有，姊姊只是希望我回家而已，主人不要生氣。

介川一郎冷笑著道：呵呵~小薇，他們不怕害到妳嗎？

看著他那陰冷的眼神，于薇緊咬著唇流著淚道：主人，求你放過我好不好？

手已放開了她的髮，伸手拉過她的手臂，將她整個人扯到地上，介川一郎冷聲道：聽好了，小薇要一直待在我身邊，任何人都不准破壞，知道嗎？

于薇被迫跪在地，她不敢反抗面前的男人，只得哽咽著道：唔~主人，你放過我好不好？我常常惹你生氣，我不乖……。

聽到她說的話，介川一郎伸手勾起她的下顎道：不乖？…不乖可以教，妳想要自由不是不行，等我死去的那一天，我就讓妳得到自由。

聽到他那無情的話語，于薇按捺不住淚水的潰堤，哭喊著道：唔~不，不要這樣對我，求你放了我，唔唔~

看到她崩潰的模樣，介川一郎愣了一下，壓下怒火問道：難道讓妳打電話還不夠？

于薇流著淚道：唔～我只想回家，爸爸和嬭嬭都在等我，等我和姊姊回家團圓。

眯了眯眼睛看著她，介川一郎轉頭望向一旁道：我曾想過放了妳，可是我發現自己做不到。

似乎感覺到了一線希望，于薇抬眸看著他，眼裡還泛著淚光道：主人，小薇求你，求你讓我回家，唔～媽媽和爸爸，他們都很擔心我。

感到不耐煩的介川一郎抽出衣袖裡的長鞭，大聲怒斥道：夠了！

看到他抽出熟悉的鞭子，于薇下意識的抖了下身軀，眼淚再度潰堤提：唔唔唔～主人，求你讓我回家，求求你，我真的撐不下去，唔唔～

耐心已被用盡，介川一郎揮鞭打向她，冷聲道：啪～啪～啪～這樣還想回家？

那三鞭被打在雙手，雙手伏出明顯的紅痕，于薇忍著痛看著他道：想回家，我想要跟姊姊回家，我想要回去找爸媽，他們還在等我們回家。

本來想停手不再動粗，聽到她那一聲聲的哀求，介川一郎沉著臉心一橫，再度執起長鞭道：妳這個孩子真是冥頑不靈，主人我對妳太好了，妳竟然又開始不乖了！啪～啪～

門外，一名手下敲門道：老大，小的有事要稟報，不知可否方便？

又揮了幾下長鞭，介川一郎冷聲道：啪～啪～啪～啪～哼！小薇，我現在有事要處理，晚點再好好處罰妳。將長鞭扔到一旁，他讓門外的手下進來，並要于薇跪在一旁。

手下進門匆匆地道：老大，剛剛政府的人打來，說要跟您談談。

嘴角彎起一抹弧度，介川一郎冷冷地道：跟我談？…他們是準備給我扣帽子了，可能是有甚麼證據了，看來魏梔也不容小看嘛！

感覺他隱忍的怒氣，手下試探性的問道：小的去拒絕？

擺了擺手，介川一郎淡淡地道：不需要，要談就談，我倒想知道，他們手裡有什麼？

手下點了下頭，再度道：對了，月姬大人說您找她！

聽到月姬已經到了，介川一郎趕忙道：馬上讓她進來，我有事要請她辦。

不一會，一名長相頗為美麗的女子進來了，她對介川一郎微微躬身道：老大，您怎麼突然找我呢？…看來，這孩子是老大的新寵，老大下手有點重啊！

轉頭看了眼跪在一旁的于薇，介川一郎眯了眯眼道：如果這孩子可以乖一點，我也不想一直使用暴力，可是這孩子講不聽，我也只好略施薄懲了。

女子也看了眼跪在地的女孩，抿了抿唇道：老大，您莫不是要把人交給我吧？

介川一郎點了點頭，將手中的鎖鏈將給她道：我最近會比較忙，有人想扳倒我，我不得不去做個解決，這孩子沒甚麼規矩，我需要妳教教她，月姬。

月姬接過他遞來的鎖鏈，收回目光道：我知道了，我會好好帶這個孩子的。

聽到她的話，介川一郎轉頭看了眼于薇，目光冷冽地道：我希望這孩子能服從我，妳應該做的到才對。

不等月姬回話，介川一郎對於薇命令道：小薇，要叫月姬一聲“姊姊”，明白嗎？

兩人在說話的時候，于薇不敢抬起頭，身軀一直顫抖著，她低著頭道：明白，月姬姊姊。

看到面前的女孩不停抖動的身體，月姬微微蹙了下眉，對介川一郎躬身道：老大，請讓我帶這孩子去洗個澡，我們需要彼此熟悉一下。

介川一郎點了頭，淡淡道：也好，剛剛的傷也得上藥。

收到他的同意之後，月姬輕拉了下鎖鏈，語氣輕柔地道：小薇，跟我走。

在她們走到門口時，介川一郎不忘叮囑道：月姬，那孩子的鎖鏈到浴室再卸下，如果她不聽妳的話，妳盡管打她沒關係的，我暫時把她交給妳。

看到女孩抖得更厲害，月姬淡淡地道：好的，我會看情況的。

（下午 日本九州某高級旅館）

來到房間門口，于臻先敲了敲房門，才開門走進去道：爸媽，我們帶美希回來了。

美希看到徐父和徐母都在，趕忙躬身打招呼道：叔叔阿姨，你們也過來了？

看到美希也來日本了，徐父連忙拉過她的手，讓她坐到他們身旁，一邊點頭道：魏先生要我們直接過來，說事情很快就會結束了。

徐母一臉哀傷地道：結束？…我的薇兒還沒回來，怎麼叫結束啊？

一直在後面的啟峰站到她面前，突地對她鞠躬致歉道：阿姨，這一切都是我的錯，要不是我去綁架于薇，她現在也不會落入介川一郎之手。

看到啟峰的臉，徐母氣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手握成拳怒道：我不想聽你的道歉，要不是你和魏少爺，我的兩個寶貝女兒不會受這麼多苦，如果于薇有甚麼萬一，我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于臻趕忙上前安慰道：媽，于薇不會有事的，妳先冷靜下來。

徐父也在一旁寬慰道：老婆，大家都想盡快救出女兒，妳就不要這樣了。

身後的少晨本也想致歉，這時手機卻突然響起，他怕是魏櫛打來的，趕忙接起來道：爺爺嗎？

手機另一頭，介川一郎冷冷地道：是我，介川一郎。

聽到對方竟是介川一郎，少晨趕忙將手機放下，伸手按了擴音鍵，鎮定地道：你找我做什麼？

介川一郎輕笑道：呵呵~我很清楚你們想幹嘛，想讓政府的人處理我，你爺爺真是一隻老狐狸，以為這樣可以改變什麼嗎？

強壓下怒火，少晨勾起嘴角道：呵~我爺爺怎麼跟你比啊？

介川一郎有些不悅地道：哼~不知道是誰洗的腦，那孩子剛才讓我很生氣，多虧你們有人洗的腦，她的身上又多了不少傷痕啊！

一聽到介川一郎又對于薇動粗，少晨按耐不住怒氣道：介川一郎！…于薇的身子不好，你想害死她嗎？

聽到他的話，介川一郎冷聲道：是你們想害死她，要不是你們執意要管這事，那孩子本已經死了心，本已經心甘情願跟著我了。

少晨怒吼道：介川一郎，你這個老狐狸！

介川一郎再次輕笑道：呵呵~你放心，跟他們說，我可捨不得那孩子死呢？！

## 十九：成全

（下午 日本九州私人基地-溫泉澡堂）

牽著于薇來到澡堂之後，月姬看了她一眼，嘆了口氣道：唉~妳真的很傻，刺激他可沒好事的，妳就這麼想挨打嗎？

被她安置到矮凳上坐下，于薇低垂著頭道：我只是想回家，有這麼難嗎？

看她低垂著頭失落的模樣，月姬的心突地一痛，語氣柔和地道：傻孩子，就算妳想得到自由，也不能這樣明擺著反抗啊！相信我，事情很快就會結束了，妳先乖乖地聽話，不要再反抗他了，妳看妳身上的傷，要是妳的家人看到，一定會很難過的。

被她柔和的話語嚇到，于薇抬眸望向她道：…月姬姊姊，妳不打我嗎？

蹲下身幫她拆掉鎖鏈，月姬沒有看她道：嘩啦~拆好了，我們等會洗個澡喔！…打？

為什麼覺得我會打妳呢？

抿了抿唇，于薇有些恐懼的顫抖著身軀，語氣帶有懼怕地道：主人說我不乖，把我交給妳管教，之前只要我不乖，主人就會拿鞭子打我，妳難道不會打我嗎？

聽出女孩話語中的恐懼，月姬的心滴著血，語氣柔和地道：傻孩子，他又不在這裡，況且妳傷的也不輕，脈象也不穩定，我不想對妳動粗，更不想再害死妳了。

于薇蹙起秀眉道：再？

深呼吸了一口氣，月姬蹲在她面前道：有聽過雪的故事嗎？

腦海轉了一下，于薇輕點了下頭道：有，據說她長得很美。

似是陷入回憶之中，月姬沉思了半晌才道：雪是我的親妹妹，是我把她送給老大的，為了報答老大的救命之恩，我不顧雪的激烈反抗，硬是把她帶到老大面前，雪是個跟妳一樣既美麗又有想法的女孩，她深得老大的寵愛，可是老大是個沒有安全感的男人，他把雪囚禁了起來，連我這個親姊姊都很難見的到她，直到她病逝前的那一刻，我才終於再見到她，她的臉色蒼白如紙，整個人瘦得有些脫形了，被單下的嬌軀滿是

青紫傷痕，她的眼神空洞的如同黑洞般，連我都不認識了，是我害死了雪，是我執意把她帶到老大面前，是我這個親姊姊害死了她！

于薇張大了眼道：她不是病逝的嗎？為什麼妳這麼說呢？

眼淚不受控制的流出，月姬閉上雙眼道：老大怕她會逃跑，不願讓生了病的她去醫院，當時她不只生病，每夜的凌虐也讓她的身體不堪負荷，那天晚上她睡著後，就再也沒有睜開眼睛了。

相對月姬的痛苦難過，于薇咬著唇許久，口裡喃喃道：我也會這樣死去嗎？

聽到女孩的那句話，月姬伸手抹了把眼淚，語氣堅定地道：我不會讓妳死去的，我絕不會讓悲劇再次上演，妳相信我！

聽出她話語的堅定，于薇露出一抹微笑道：我相信妳，因為妳的眼神很真。

看到女孩的笑容，月姬愣了一下才道：妳笑起來，有點像雪……

于薇伸手握住她的手，微笑著道：如果妳不嫌棄，那我就把妳當另一個姊姊好了！

（隔天早上 日本政府之刑事搜查課）

幾名搜查員面有難色地望著對方，其中一名有些煩躁地道：中野會的所有會館都已搜查過了，卻都沒有搜到什麼證據，那個老狐狸也太厲害了吧！

他身旁的另一名搜查員道：證據？…我早就說過了，介川一郎是隻狡猾的狐狸，恐怕不會留下什麼證據的。

正當眾人犯著愁之時，一名搜查員突地站起身道：中野會似乎還有個私人基地，可是不知道在哪裡？

聽到他的話，另一名搜查員皺起眉頭道：其實我昨晚收到了一則簡訊，雖然不知道是真是假，可如今我們沒有其他線索，也只能試著去查一查了。

（日本九州私人基地-正房內室）

手腳被人重新繫上鎖鏈，于薇縮著手嗚咽道：唔唔~不要了，好痛啊！

瞄了眼她手腳的鎖鏈，月姬壓下心疼的情緒道：忍耐一點，要擦藥才不會惡化。

被人重新繫上鎖鏈，于薇似乎有些習慣了，她忍著痛道：月姬姊姊，昨晚主人沒有回來嗎？

聽她問起介川一郎的去處，月姬有些不悅的加重了些力道，看她疼的蹙起眉，才收了力道：怎麼了？妳希望他回來啊？…多虧他沒回來，不然妳身上的傷又得增加了，妳倒還期待他回來？

于薇連忙開口解釋道：不是的，我只是怕主人去對付姊姊他們。

轉頭看了下身後的黑衣男人，月姬皺著眉問道：這孩子不會武功，沒本事逃出這裡的，解下她手腳的鎖鏈吧？

身後的那名黑衣人搖了搖頭，對月姬回覆道：這是不行的，老大昨晚出去前交代小的，除了洗澡和生理需求之外，其他時間都得繫上鎖鏈。

于薇的眼神一黯，旋即抬起頭對她笑了下道：沒事，月姬姊姊不須擔心，我已經習慣了，只是繫個鎖鏈罷了！

看到她逞強的笑顏，月姬嘆了口氣道：妳這個孩子，別只擔心別人，先擔心妳自己的處境好不好？我現在只擔心妳的身體，妳的身體如此虛弱，哪能再承受凌虐呢？

有些詫異地望著她，于薇吞了下口水道：擔心我？真的嗎？

看她呆呆地望著自己，月姬蹲下身在她耳邊道：妳怎麼傻了？不是要當我妹妹嗎？…既然要當我妹妹，就給我保重一點，知道嗎？

嘴角勾起一抹大大的笑容，于薇點頭道：知道，謝謝姊姊。

門外，一名男子敲門道：叩叩~前輩、月姬大人，老大要我把人帶走。

聽到門外那人的話，月姬擔憂地道：老大要把人帶去哪？

門外男子回覆道：港口，說是有船來接。

男子的話如一盆冰水，澆熄了于薇心中燃起的希望火苗，她顫抖著身軀喃喃道：姊姊，我該怎麼辦？



察覺到于薇的不對勁，月姬對門外男子道：我知道了，你先出去等吧！

門外男子應了聲道：好的，請月姬大人盡快！

再度蹲下身抱住她，月姬伸手撫著她的背道：會怕嗎？

眼淚奪眶而出，于薇也伸手反抱住她道：唔唔~會，我真的好害怕。

月姬撫著她的背，語氣堅定地道：沒事，不要哭了，姊姊不會讓你被帶走的！

（日本 九州某高級旅館）

少晨將人迎了進門，語氣恭敬地道：請坐，我去請他們過了。

不一會，徐家人便進門坐下，兩名搜查員的其中一名道：徐先生、徐太太、徐小姐，我們是刑事搜查課的搜查員。

一聽到他們的來歷，徐父趕忙站起身道：請問，可有小女的消息了？

另一名搜查員站起身對他道：有了，我們正是來告知各位的，想請各位跟我們走一趟，我們準備去攔截介川一郎，他今天下午要偷渡出去。

（日本 九州私人基地-大門口）

看著眼前的男人走近，于薇的身子抖個不停，嬌弱的身軀不停往月姬身後縮，顫抖著聲音道：姊姊，我得不到自由了。

將她的身子擋在自己身後，月姬看著面前的男人道：老大，您怎麼會在這？

站在月姬的面前，介川一郎的目光掃了眼于薇，嘴角勾起譏諷地笑道：呵呵~楓，妳以為我不知道妳的心思？妳太天真了，就跟當時一樣。

牙一咬，月姬伸手擋住于薇，將她緊緊地護在身後道：我不會把這孩子交給你的，你會毀了她的！

無所謂的聳了聳肩，介川一郎突地拿出一把槍，碰的一聲劃破天空，他冷笑道：呵~楓，妳是我的得意手下，可惜不能帶妳走了。

看到月姬的胸口流出鮮血，于薇顧不得恐懼的心，大喊著道：姊姊!

介川一郎對手下吩咐道：把人抓過來，我們沒那個時間了。

來不及撲上去查看，于薇被兩名黑衣男子攔住，月姬看到她流著淚的模樣，心疼地對那兩名男子喊道：咳咳~放了她，放過那孩子吧!

不理會倒在地上的月姬，介川一郎走到于薇身旁，手裡拿著鎖鏈道：小薇啊! …這都是妳害的，只要妳乖一點，妳的月姬姊姊就不會受傷了。

嘩啦啦~鎖鏈再度被繫上，于薇呆愣的望著倒在地上的月姬，淚水滴落在地道：姊姊是我害的，唔唔~唔呃~是我害的!

意識逐漸地渙散，月姬強撐著身子望著她，安撫著她道：別…別聽她的，不是于薇的錯，是姊姊不好…姊姊食言了。

兩名黑衣男子強拉著于薇，正當于薇要被拉上車之際，一道陌生男聲響起道：喀~介川一郎，馬上把人給放了!

聽到那人的聲音，介川一郎冷笑一聲道：呵~真是的，這次來的挺快的嘛!

一群人將他們團團包圍住，于薇被介川一郎拉出車外，數名搜查員的身後是于臻一行人，看到于薇被介川一郎抓住，于臻擔憂地道：介川一郎，你快放開我妹妹!

身旁的徐母看到地上流著血的月姬，她皺著眉喊道：這是怎麼回事?

一手抓著被鎖鏈銬住的于薇，介川一郎瞄了眼倒在地上的月姬，冷冷地道：沒什麼，不過就是有人想救妳女兒，被我給處決而已。

聽到介川一郎的話，于臻伸手拍了下母親的手背，跑到倒在地上的月姬身旁道：妳沒事吧?撐著點，我們馬上把妳送去醫院!

已幾近昏厥的意識被喚醒，月姬吃力地睜開眼道：快救她，妳不是…妳不是她的親姊姊嗎?那孩子很害怕，她一直在等妳，咳咳~

這時，介川一郎伸手另一隻撫著于薇的身子，博然看的怒火中燒道：介川一郎，把你的髒手給我拿開！

于薇痛苦的掙扎著，介川一郎突然伸手勒住她的脖子，眼帶笑意地強吻了她的唇，在她耳邊道：小薇，我還真捨不得妳，妳的滋味是如此地好啊！

聽到他在自己耳邊的低語，于薇痛苦的扭動身軀，淚水如同瀑布般落下，掙扎著道：咳咳~唔~唔唔~放開我

搜查員們不敢開槍，其中一名大喊道：介川一郎，你別一錯再錯了，馬上把人放了。

看到深愛的女子被人如此對待，博然手握成拳喊道：介川一郎，你放開她！

看到自己的寶貝女兒被他如此糟蹋，徐母哽咽著道：不要這樣，我的寶貝啊！

轉頭看了眼眾人，介川一郎咬牙道：你們退後，只要你們讓我離開，我自然會放手！

正當眾人僵持不下之時，少晨不知何時站到介川一郎身後，他拿著一把槍道：介川一郎，你做了這麼多壞事，你還是去死吧！

碰的一聲，介川一郎的右手臂中了一槍，他疼的鬆開了手，搜查員們湧上去壓制住他，其他人趕忙跑到于薇身旁，于臻擁住妹妹道：妹妹乖，沒事了。

受到了太大的刺激，于薇感到一陣暈眩，心臟突地一陣刺痛，她的眼神開始有些渙散，口裡喃喃道：爸爸、媽媽、姊姊，還有博然哥和姊夫，大家都來找我了。

看到小女兒的眼神渙散，徐父察覺到不對勁，他伸手握住于薇的手道：小薇加油，撐著點，妳不會有事的。

（晚上 日本東京醫院-手術室B）

徐家人坐在手術室外的長椅上，于薇焦急地起身道：怎麼這麼久？

徐父也站起身來，他走到女兒身旁道：手術本來就要時間，何況是心臟手術。

同樣擔憂女兒的徐母坐在長椅上，目光盯著手術室大門，這時月姬被護士推過來，她看著手術室大門道：雪，請您保佑那孩子，她是如此的堅強。

聽到她的聲音，徐母轉過頭對她道：妳才剛醒過來，身體還很虛弱，我推妳回病房。

轉頭望向徐母，月姬伸手按住輪椅道：不！我答應那孩子了，會陪在她身邊，雖然…現在的她可能不需要了，畢竟你們都在身邊了。

聽到她的那番話，于臻走到她面前道：楓小姐，謝謝您拼命保護她。

聽到她的道謝之詞，月姬嘴角揚起一抹苦笑道：呵~我只是想減輕自己的罪惡，為了對的起在天上的妹妹，我希望她能原諒我。

徐母望著她許久，半晌才開口道：妳妹妹也是死在那個男人手裡嗎？妳今年幾歲啊？

月姬看著面前的人道：我今年三十歲，如果雪還在世的話，她應該也跟于薇差不多大，當年她病逝的時候，也才十九歲而已，是我把她帶去給那個男人，是我這個親姊姊害死她的。

許是被她的話觸動了，徐母沉思了半晌，轉頭對徐父和于臻道：我們家就我們兩老和兩個寶貝女兒，如果妳不嫌棄的話，就把我們當成家人吧！…老公和于臻覺得呢？

徐父認同的點了點頭，面帶微笑地對月姬道：孩子，妳還如此年輕，人要往前看，相信妳妹妹也是這麼希望的。

一直沉默著于臻也回道：挺好的，而且我只做過姊姊，也想當一回妹妹，我相信于薇也會很開心有妳這個姊姊的。

聽到徐家人的鼓勵與認同，月姬眼泛淚光道：我可以嗎？可以成為你們的家人嗎？

（日本東京醫院-大廳）

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少晨看著一旁的啟峰道：你不去手術室外等嗎？

啟峰嘴角扯出一抹苦笑，嘆了口氣道：她需要的不是我，我把她傷的體無完膚，她一定很恨我，我的出現只會刺激到她。

正想說些甚麼，逸然和博然提著水果與飯盒走來，看到他們在這裡，博然皺著眉道：你們怎麼會在這裡？于薇傷的如此重，于臻姐身邊有我哥，你們還想做甚麼？

警告似的看了弟弟一眼，逸然轉頭對他們道：你們不去手術室那邊等嗎？

站起身看著他，少晨擺了擺手道：不了，我和啟峰是帶給她們痛苦的人，還是不要出現比較好，你們過去陪著他們吧！

啟峰坐在長椅上，眼神瞄向博然，語帶懇求地道：秦博然，她就拜託你了！

聽到啟峰的那個她字，博然憤怒的轉身離開道：不需要你的交代，她是我的女朋友，我會陪著她度過一切！

看著弟弟憤怒離去的背影，逸然有些無奈地喊道：博然，他們沒有惡意，你別這樣。

博然走了幾步便停下，口裡喃喃道：我不是聖人，看到自己深愛的女人受到傷害，還能大度的原諒傷害她的人，于薇身上的傷，提醒我這一切不是夢。

（三天後 日本東京醫院-VIP病房）

病床上，于薇口帶氧氣罩昏睡著，病床旁是冰冷的儀器，月姬守在病床旁看著她，口裡喃喃道：于薇，已經第三天了，妳怎麼還不醒？

房門傳來敲門聲，于臻手捧一個紙袋進來，看到月姬也在，她皺起眉頭道：姊，爸媽有交代過，妳的身體還很虛弱，得先好好休養才行的。

徐父徐母剛好也到了，看到兩個女兒都在，徐父對兩人道：醫生說手術很順利，只是于薇的身體太過虛弱，才會睡的比較久，妳們都別憂心了。

徐母走到病床旁，伸手摸了摸小女兒的瀏海，柔聲道：這五年來，于薇一直陪在我們身邊，她雖然很想念于臻，卻把這份想念放在心裡，因為她知道我更難受，她是個非常貼心的孩子，她一定捨不得我們等太久的。

正當幾人聊著天之時，病床上的于薇嗚咽了聲：嘟嘟~啍~啍~啍~啍~

聽到于薇虛弱的嗚咽聲，徐母趕忙坐到病床邊，低下頭伸手撫著她的額頭道：我的小寶貝，妳醒了嗎？大家都在等妳醒來，慢慢的睜開眼睛好不好？

病床上的于薇緩緩睜開眼，她眼神迷茫地看著面前人，虛弱的問道：妳是誰？

聽到于薇的那句問話，徐父的心一沉，他走到病床邊道：小薇，她是妳的媽媽，我是妳的爸爸，妳還記得嗎？

一臉迷茫的望著他，于薇似是想到甚麼一邊，她撐起身子環視一圈，徐母緊張的押住她道：小薇乖，妳還太虛弱了，不可以爬起來。

以為面前人要打自己，于薇縮著身子嗚咽道：唔唔~不要，不要打我。

看到于薇這個樣子，于臻覺得很不尋常，她走近病床邊道：妹，妳冷靜一點，妳怎麼了？妳不認得我們了嗎？

于臻安撫的聲音沒有奏效，于薇突地伸起右手臂打著自己的頭，嘴裡喃喃道：姊姊，我的頭好痛，姊姊救我。

月姬也按捺不住了，她上前一步安撫道：于薇乖，別傷害自己，妳看著姊姊，告訴姊姊哪裡不舒服好不好？

聽到月姬的聲音，于薇眼泛淚光的抬起頭，看著她咕噥道：姊姊，咳咳~姊姊，主人要打我，他拿了一條鞭子過來，他要我趴在地上。

聽到于薇說的話，幾人既心疼又擔憂。徐母手捂著臉流下淚道：小薇這是怎麼了？老公，我們的小寶貝，我們的小薇怎麼了？

抱了下驚慌不已的妻子，徐父冷靜地道：小楓，小薇目前只認得妳，妳去安撫住那孩子；小薇，妳先替爸爸照顧好媽媽；都先冷靜下來，我先去找醫生過來。

在等待醫生過來的期間，于楓站在病床邊，她一手摟著顫抖不止的于薇，一手輕拍于薇的背。一旁的沙發上，徐母流著淚望著病床上的于薇，于臻抽了幾張紙巾遞給母親，一手拍著母親的肩道：媽，妹妹不會有事的，她只是還沒走出來。

于薇被于楓摟在懷裡，一手打著自己的頭，一手抓著于楓的衣襟，嗚咽著道：姊姊，唔~姊姊救我，主人要來打我了!

看到妹妹有些精神錯亂的樣子，于臻哽咽著道：小薇，我也是妳的姊姊啊!

不一會，主治醫師帶著護士走了進來，有些緊張地道：病人現在情況如何?

看到陌生男子出現在面前，于薇如臨大敵般縮著身子，淚如雨下的道：不要過來，唔唔~不要，我很乖，不要打我，唔唔~唔~

徐父也進到病房內了，看到小女兒的模樣，他心痛的問道：本田醫師，我們女兒這是怎麼了?是精神錯亂嗎?

主治醫師走近病床，柔聲對她說了幾句話，沉思了半晌才轉身對徐父道：徐醫師不需太憂心，令千金的精神確實有些錯亂，主要是跟她所經歷過的事有關，不過狀況不算嚴重，只要你們耐心陪伴，她的情況會有所改善的，現在她很需要人陪著，你們記得別讓她獨處，以免她做些傷害自己的舉動。

聽到本田醫師的交代，徐父點了點頭道：這是自然，我們兩夫妻這次來日本，主要就是要帶孩子們回家，我們都會陪著她，直到她痊癒再帶她回國。

于楓察覺于薇冷靜不少，她低下頭柔聲道：看清楚他們是誰了嗎?他們是妳的父母和姊姊，都是最疼妳的家人喔!

原來混成一團的腦袋已清明了些，于薇看著面前幾人，又抬頭望著于楓，哽咽著道：家人?…是爸爸媽媽和姊姊，那妳呢?

于楓的眼眸一暗，她鬆開了摟著于薇的手，這時于臻上前握住妹妹和于楓的手，把于楓的手疊在于薇的手之上，語氣堅定地道：她是我們的大姊，也是家人喔!

沒有抽出自己的手，于薇看著于臻道：那主人呢?他在哪裡?他是不是還會來打我?

深吸了一口氣，于楓微微蹲下身，看著于微的眼睛道：不會，他傷害了小薇，被警察抓起來了。

似是有些不信，于薇咬著唇問道：那我還會不會被打？

聽到寶貝女兒的那些問題，徐母流著淚抱住她道：不會了，沒有人會再打妳了，是爸爸媽媽不好，爸爸媽媽沒有保護好妳。

被她抱在懷裡，于薇抿了抿唇望著她，伸手撫去她臉上的淚道：媽媽不哭，我不痛。

聽到女兒安慰的聲音，徐母破涕為笑地道：小薇最乖了，等小薇好起來，爸爸媽媽就帶妳去看海豚，吹吹海風心情也會變好喔！

腦海浮現海邊的風景，于薇露出一抹笑道：姊姊呢？姊姊她們也會去嗎？

徐父走上前道：會，全家一起去。



## 二十：天空

( 一周后 日本東京醫院-VIP 病房 )

輕輕地敲了敲門，美希提著一籃水果走了進來，望著病床上的于薇道：于薇，美希姊姊前兩天跑日本線，今天跟公司請個假來看妳，妳有沒有好一點啊？

病床上，于薇拿著手機玩遊戲，聽到美希的聲音，她抬起頭看向門口，有些困惑地道：美希姊姊？

看出她的疑惑，美希知道她的病情狀況，心疼的向前摸摸她的頭，柔聲道：對啊！我跟妳于臻姊姊是同學也是朋友，妳之前總是叫我美希姊姊的啊！

點了點頭，于薇揚起蒼白的笑顏，拉過她的手到一旁的椅子上，微笑著道：美希姊姊坐，坐在我旁邊，大姊去樓下買抹茶拿鐵，妳先陪我玩好不好？

看到她的笑顏，美希的嘴角微微揚起，伸手摸了摸她的頭道：好啊！

于楓手拿兩杯抹茶拿鐵，用手肘推開門道：小薇，等很久了嗎？

聽到于楓的聲音，美希站起身來自我介紹道：您好，我是于臻的好友，于臻說有告知您，我的名字是美希，今天剛好有空來探望于薇。

于楓點了下頭，把手中的抹茶拿鐵放到小桌上，對她揮手道：別這麼客氣，于臻有告訴我了，先坐下！

病床上，于薇拿起一盒櫻桃，吃了一顆櫻桃道：好甜，美希姊姊買的櫻桃好好吃，大姊也快來吃，我要跟大姊一起吃。

寵溺的摸了摸她的頭，于楓笑著道：好好好，妳先吃。

看著兩人的互動，美希也揚起笑容，她轉頭對坐在一旁的于楓道：于楓姊，伯父他們說相關文件都辦好了，妳願意一起回去嗎？日本算是妳的故鄉，就算妳父母和妳妹妹過世了，日本畢竟是妳的根。

聽到她提起父母和妹妹，于楓的眼眸一黯，嘴角揚起一抹苦澀的笑道：呵~是啊!日本算是我的故鄉，可是如今只剩我一人了，乾爹乾媽他們，他們對我很好，把我當成親生女兒般，于薇也如此的黏我，就好像我的親妹妹般，我想與其孤單一人待在日本，不然跟乾爹他們一起回去，也讓自己有機會重新開始。

贊同的點了點頭，美希回覆道：伯父伯父確實人很好，他們對我也很好。

轉頭望了下病床上的于薇，看她打了個呵欠，手裡捏著一顆櫻桃，目光看似有些迷茫，于楓站起身來到病床旁，俯下身拿開她手捏的櫻桃，一手扶著她躺下，直到于薇閉上眼睛才低聲道：乾爹乾媽要我把雪的骨灰罈也帶過去，我去寺廟問過雪的意思，祂也答應了，小薇現在最信任的是我，我得拿陪著她度過這一切。

美希有些感動地道：于楓姊，妳人真好，于薇多妳這個姊姊，是她的福氣。

于楓愣了一下，旋即搖了搖頭道：不是的，是她給了我活下去的動力，自從雪過世之後，我像一具僅有軀體的空殼活著，心也早就死了，是她的出現讓我有了活著的動力。

起身看了眼病床上熟睡于薇，美希心疼地道：如果之前沒能來的及抓到那個男人，那于薇現在是不是被他折磨死了？

聽到美希的那席話，于楓下意識地望向病床，咬著唇半晌才道：有可能，她被那個男人打的滿身傷，被他凌辱鞭打的近乎絕望，心臟又有問題，如果我們來不及救她，她可能會死在那個男人手裡。

美希走到病床旁蹲下身，親吻了于薇的額，喃喃道：于薇不怕，現在已經沒事了。

徐母和于臻提了東西進來，看到美希也來了，于臻開心地道：美希，妳來了。

對美希點了點頭，徐母走到病床旁，將手中的東西放到一旁桌上，俯下身輕輕地吻了于薇的額，柔聲道：媽媽的小寶貝，累了嗎?先好好睡一覺，今天別再做惡夢了。

美希蹙起眉頭道：于薇常常做惡夢嗎？

嘆了口氣，于臻點了下頭道：每天中午睡午覺，以及每晚睡著之後，于薇總是會突然嚇醒。

病床上，于薇蹙起秀眉嗚咽道：唔~我不要像狗一樣在地上爬，媽媽救我，姊姊救救我。

徐母趕緊蹲下身摟著于薇，在她耳邊柔聲道：寶貝乖，沒事了喔!

( 下午 日本某高級旅館 )

房間內，少晨手拿著一張照片，另一手拿著手機接著電話，他對電話那頭的人道：他走了，或許是因為愧疚，才選擇了結自己的性命，于薇的狀況呢?

電話那頭，逸然沉思了半晌才道：醫生說需要時間克服，現在于薇的精神狀態還不太好，得有人陪在她身邊，她還是常常做著惡夢。

嗯了一聲，少晨嘆了口氣道：唉~謝謝你肯告訴我，于薇的情況再麻煩你多注意了。

端了杯水走來，魏榭看著孫子道：于薇的狀況如何了?

掛掉手機，少晨將手機放到一旁的小桌上，看向魏榭道：身體的傷有慢慢在恢復了，心裡的傷需要時間淡化，據說現在還是常常做惡夢。

突然想到啟峰那小子，魏榭有些無奈地道：啟峰那小子，事情是他惹出來的，那小子竟然如此不負責任，現在他走了，把所有的事都留給我們處理。

聽到爺爺提起啟峰，少晨的眼眸一黯，無奈地笑道：我想啟峰是覺得虧欠于薇吧?

冷哼了聲，魏榭淡淡地道：覺得虧欠?那當初就不該做，現在說後悔也太遲了吧!

似是想到了什麼，少晨起身走到窗邊道：爺爺，回國後我就去自首。

沒有表示反對意見，魏榭望著自己的孫子道：做好決定了?

少晨點了點頭，目光有著淡淡的哀傷道：啟峰欠于薇很多，我欠于臻也很多，霸佔了她五年的時間，我也該付出代價了。

魏榭起身走到孫子身旁，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道：好，那我就照你的意思，把魏氏交給秦家人。

轉頭對爺爺笑了下，少晨淡淡道：謝謝您，爺爺。

( 隔天早上 日本東京醫院-VIP 病房 )

幾人在于薇的病房門口，于臻擋在門口道：我不同意，介川一郎是現行犯，應該不需要指認吧？我妹妹傷的如此重，這一切都是拜他所賜，還要指認什麼？

幾名男子有些為難，為首的檢察官道：主要是希望令妹提供證詞，有些地方仍須釐清。

于臻不肯放他們進去，目光掃了下後方的男人，冷冷地道：證詞？我妹妹身上的傷還不夠嗎？

遠遠的就看到病房門口的幾人，徐父和徐母趕忙跑來，徐父看著幾名男子道：請問有何事？

身後的徐母被于臻拉到一旁，于臻趕忙對她道：媽，他們說要讓介川一郎跟妹妹對峙，說是希望妹妹提供證詞。我說妹妹傷得如此重，那些傷都是那禽獸傷害我妹妹的證據，可他們仍不肯離開，妳說這合不合理啊？

感覺到雙方僵持不下，被警察銬住手銬腳鐐的男子道：我被銬得死死的，你們還怕什麼？

聽到男子雲淡風輕的話，于臻氣的七竅生煙，提高聲音道：怕什麼？…怕你出現在她面前，怕你刺激到她，怕她想起被你傷害的一切。

等不到他們進門，于薇推著點滴架走出來，聽到姊姊有些氣憤的聲音，她疑惑地道：姊姊？

聽在于薇那仍有些虛弱的呼喚，徐母連忙轉身到她身旁道：小薇乖，妳姊姊在處理事情，妳先回病房休息。

于薇點了下頭，目光移向前方的幾名男子，當看清後方被銬著的男人時，她的身子顫了一下，有些緊張地道：主人？

看出于薇的緊張與恐懼，徐母伸手摟過她道：寶貝乖，他被銬得死死的，沒辦法傷害妳了。

檢察官看到于薇出來，眼眸一亮走向她道：于薇小姐，我是這個案子的檢察官，我們這次前來，主要是希望能有妳的證詞，可以讓我們進去做個筆錄嗎？

于薇愣了下，沉默了半晌才道：…可以

聽到妹妹的那句可以，于臻蹙起眉走向她道：妹！

低著頭不語，半晌才抬起頭望向于臻，于薇抿了抿唇道：爸媽和姊姊都在這裡，所以我不怕。

（日本東京街道）

幾天後就準備要回國了，逸然和博然兩人來到街上採買東西，博然邊挑首飾邊道：沒想到，江啟峰竟然選擇自殺，他口口聲聲說對不起于薇，卻不負責任的自殺。

手提著兩袋禮品，逸然淡淡地道：他可能覺得虧欠吧！…更意外的事是，昨晚魏董打來的電話，他們對不起的人不是我們，為什麼把魏氏交給我們？

挑好了首飾，博然將首飾遞給店員，轉頭對自己的哥哥道：會不會覺得我們是她們的男人之類的？覺得與其彌補她們，不如把公司交給我們，由我們來給她們更好的生活。

贊同的點了點頭，逸然認同的道：你的猜測很有道理，可能是覺得我們會照顧好她們，才把公司交給我們去處理吧！

博然聳了聳肩道：不過，根本不需要把公司給我們，我們自然會照顧好她們的。

（日本東京醫院-VIP病房）

介川一郎的雙手被手銬銬在椅子上，一旁的檢察官確認道：介川一郎，你在局裡說，你會不定期鞭打于薇小姐，如果于薇小姐惹你生氣，你會強迫她像狗一樣在地上爬，還會逼迫她爬在碎石路上，甚至會會其它的手法凌虐她，是這樣嗎？

似乎不怎麼介意的樣子，介川一郎聳肩點了下頭，目光移向于薇道：她的滋味很好，讓我覺得意猶未盡啊！

病床上，于薇聽到他介川一郎的那句話，身軀顫抖了一下，咬著唇低著頭不語，一旁的檢察官皺了下眉，轉身瞪了下介川一郎，才回頭問于薇道：于薇小姐，他說的都是事實嗎？

于薇的身子一顫，低著頭回道：嗯~他也曾多次逼迫我跟他發生性關係，我每次都會反抗，他大多會拿鞭子抽我，偶爾會徒手打我巴掌。

察覺到女兒的情緒有些不對，徐母伸手撫著她的背，發現她的身子正在顫抖，徐母連忙柔聲哄道：小薇乖，已經都結束了，放輕鬆一點。

檢察官蓋上手裡的筆記本，起身對徐家人道：那我們明白了，謝謝各位的配合。

看著介川一郎被警察押出去，于薇低著頭道：媽媽，我真的髒了。

聽到妹妹的話，于臻趕忙向前蹲下身看著她道：妹，不要這樣想，髒的不是妳。

眼淚奪眶而出，于薇轉身抱住徐母，這時于楓從門口走了進來，看到于薇在哭，她趕忙走到病床旁，伸手摸了摸于薇的頭道：怎麼了？

逸然和博然跟在于楓身後走了進來，看到于薇在哭，博然連忙走到病床旁道：于薇怎麼了？怎麼哭了？

于臻嘆了口氣才道：剛剛檢調單位帶介川一郎來，說是要比對證詞，那男人剛才說了一些話，可能是讓于薇想起不好的事情了，一時情緒有些崩潰。

心疼的蹲下身來，博然伸手扳過于薇的身子，發覺她的身子正在發抖，連忙俯身向前吻了下她的唇道：于薇不要哭，是我不好，是我沒有保護好妳。

于薇始終低著頭不語，半晌才流著淚道：博然哥，我們分手好不好？

聽到于薇的那句話。逸然皺著眉道：于薇，妳在說什麼？

博然有些緊張地道：妳怎麼了？我做錯了甚麼？

突然掙開徐母的懷抱，于薇從枕頭下拿出一把水果刀，把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哭喊著道：不是你做錯了甚麼，是我配不上你才對！

看到于薇把刀架在脖子上，眾人驚恐的望著她，徐母嚇的哭了出來，于臻柔聲哄道：妹，妳別這樣，妳冷靜一點，不可以傷害自己！

又把刀拿近幾分，于薇激動地道：我髒了，我這麼髒，不該活在這個世界上！

看到她的脖子上流出了血，博然緊張的道：不可以，妳別說這種話！

看著她激動的樣子，于楓也有些害怕地道：妹，妳先把刀子放下，錯的人不是妳。

顫抖著身子，于薇的手緊握著刀，顫抖著聲音道：不是我的錯，為什麼我要受到這種傷害？

害怕她傷到自己，博然突地跪在地道：不要這樣，我不在乎那些，我只知道我很愛妳。

徐母哭得泣不成聲，一旁的徐父連忙安撫她，一邊轉頭對小女兒道：小薇乖，先把刀子放下，妳媽媽哭成這樣，妳難道要讓妳媽媽活不下去嗎？

聽到父親的那些話，于薇哭著放下刀子，于楓連忙把水果刀收起來，于薇仍然哭著道：唔唔~我好痛苦，我忘不掉那些事！

隨著于薇放下刀子，徐母也冷靜了下來，徐父連忙到于薇身旁，伸手摟過于薇道：好孩子，沒事了，人要往前看，我們都會陪著妳的。

將刀子收好後，于楓走到病床旁，伸手摸了摸她的頭道：于薇，大姊告訴妳，錯的人不是妳，不可以再這樣了好嗎？

于薇伸手擦著淚道：嗯~對不起，我又讓大家擔心了。

被哥哥扶起來，博然走到她面前道：于薇，不要把我推開好嗎？

于薇仍舊哽咽著，抿著唇道：博然哥，于薇已經髒了。

伸手握住她的雙手，語氣堅定地道：我不在乎，如果妳把我推開，我會很痛苦的！

身後的于臻有些動容，她對于薇道：妹，博然對妳是認真的，他根本不在乎那些，別再說那種話了，明白嗎？

嘴角揚起一抹虛弱的笑顏，于薇點了下頭道：謝謝你，博然哥。

（一個月後 海邊）

于薇半蹲在海邊，伸手舀一些海水潑向博然，笑著道：呵呵~嘩啦啦~博然哥變落湯雞了！

遠方，徐家人坐在沙灘上，看到于薇在海邊玩水，徐母有些擔憂地喊道：小薇，別靠海太近，很危險的。

于楓看了眼遠方玩水的人兒，轉頭笑著道：呵~媽，于薇好不容易可以出來玩，就讓她好好放鬆一下，待在醫院三週了，又回家休養近一周的時間，今天才帶她來海邊玩，就別太限制她了。

想了想，徐母點了下頭道：也是！

徐父在一旁撥著橘子，伸手遞給妻子道：不需要太擔心，有博然陪在她身邊，她不會有事的。

于臻放下手機拿起一片橘子，目光移向于楓道：不用擔心小薇了，倒是姊才讓人擔心。

愣了一下，于楓手指著自己問道：我？我有什麼好讓人擔心的？

吃下那片橘子後，于臻笑的賊兮兮地道：呵呵~姊，妳都三十歲了，該找個對象了吧！

于楓正捧著杯子準備喝果汁，一時杯子差點拿不穩，苦笑著回道：不是我不想找，是我這種會武功的，根本就沒人要啊！

聽到于楓的話，一旁的逸然放下手中的盤子道：不然，我幫于楓姊找對象。

張大了眼睛，于楓嘴角一抽道：真的還假的啊？

本來聽著的徐父徐母相視一笑，徐母連忙幫腔道：呵~于楓也老大不小了，確實該找個對象了，先談兩年戀愛再結婚。

于楓扁著嘴道：媽，妳才剛認我當女兒而已，倒是急著把我嫁出去了。

正當幾人打趣著于楓時，于薇小跑著過來道：你們在聊什麼啊？

于楓有些招架不住了，目光瞄向于薇，卻發現她的手有些紅腫，手掌上似乎有些破了皮，于楓連忙問道：小薇，妳的手怎麼了？

下意識的低下頭看了下自己的手掌，于薇不在意的道：沒事，剛剛不小心跌倒傷到的。

博然走在于薇身後，逸然皺著眉看向弟弟道：博然，你是怎麼照顧于薇的？

聽到逸然哥要罵博然哥，于薇連忙擋在他面前道：不是的，是我自己不小心的。



博然伸手拍了下于薇的肩，對哥哥道：是我不好，沒注意到于薇的動作，才讓她跌倒了。

點了點頭，逸然想到了什麼似的，拿起手機看了下時間，對眾人道：差不多了，我們該去港口搭船了。

聽到可以搭船了，于薇高興的拍著手道：看海豚了！

拍完手才想到自己的手掌受了傷，于薇蹙了下眉嘟著嘴，徐母起身拿著濕紙巾走來，用濕紙巾擦了擦于薇的手掌，柔聲道：傻孩子，都受傷了還敢拍手，還好不是很嚴重，先把外套穿上，晚點回飯店的路上，在找個藥局買個藥來擦吧！

于薇笑著點頭道：好！

（一個小時後 一行人在海上）

看著平靜的海面，于薇嘟著嘴道：海豚呢？

博然站在于薇的身旁，伸手摸了摸于薇的頭道：海豚不會睡著了吧？

就在于薇失望的低下頭之時，海面激起大片水花，海豚群浮出海面，嘩啦啦的聲響響起，海豚群如舞者般在海上跳著舞。

看到海豚群浮出水面的那刻，于薇驚喜的喊道：海豚！

于臻看著海豚群在海面上跳躍，也欣喜地道：沒想到這麼多啊！

望著自己的女友許久，逸然從口袋拿出一個小盒子，柔聲對她道：于臻，轉過來一下。

聽到他叫自己，于臻有些呆愣地轉頭道：怎麼了？

逸然打開小盒子，突地蹲下身半跪在地道：于臻，嫁給我吧！

船上的人都望向兩人，一旁的博然笑著打趣道：呵~哥還真是會找時機啊！

看到自己的姊姊呆愣在原地，于薇在一旁起哄道：姊，答應他，快答應他啊！

于楓也點頭道：于臻，逸然是個好對象。

呆愣著的于薇回過神，臉上泛起紅暈道：我…我就勉強答應你

聽到姊姊的回答，于薇笑著道：從現在開始，逸然哥就是真正的姊夫了。

一旁的徐父徐母也顯得很開心，徐父露出慈祥的笑容道：逸然，我們就把于臻交給你，要好好對待她，好好照顧她喔！

逸然顯得很開心，他笑著點了點頭道：放心，我會一輩子保護她，一輩子疼愛著她。

眾人相視而笑，徐母望向天空道：難關都過去了，明天會是好天氣的。

（全文完）